

國民知識叢書

貧血的本日



國民出版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522B

貧血的本日

每冊實價國幣五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金華響鼓井
國民出版社

印刷者

金華望府墩
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總發行所

金華響鼓井
國民出版社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貧血的日本

目次

弁言

一 綜合的考察

一 先談食糧恐慌

二 燃料的不足

三 動力的低減

四 物資的缺乏

五 通貨膨脹

二 軍需資源的依賴性

一 侵華戰爭與資源消耗

頁次

一六

一六

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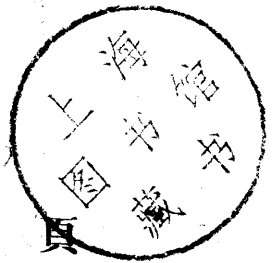
八

六

四

一

一



~~1576394~~

二 資源取給的實際情形……………二二二

三 人力的缺乏……………二二七

一 敵國動員人數……………二二七

二 敵軍死傷人數的估計……………二二九

三 敵國人力不足問題的嚴重……………三三一

四 敵國人口動態與人口的素質的惡化……………三三二

五 敵國軍閥的悲鳴……………三三三

四 糧食恐慌……………三三二

一 制敵死命的食糧缺乏……………三三三

二 無法解決之飢餓實情……………三三八

三 日人自供的食糧危機……………三四三

五 經濟的窘迫……………四四七

一 侵華戰爭使經濟破產……………四四七

二 物資動員已告失敗……………四四九

| | | |
|---|-----------|-----|
| 三 | 物價繼續暴漲 | 五六 |
| 四 | 走向危境的對外貿易 | 五九 |
| 五 | 歐戰給予暴日的打擊 | 六四 |
| 六 | 「以戰養戰」可能嗎 | 七三 |
| 六 | 財政的窮途 | 七八 |
| 一 | 財政危機的深刻化 | 七八 |
| 二 | 破滅期的逼近 | 八四 |
| 七 | 金融之危機 | 九五 |
| 一 | 通貨膨脹之矛盾性 | 九七 |
| 二 | 金融界空前之梗塞 | 一〇四 |
| 三 | 資金枯竭的危機 | 一〇七 |

本 日 · 的 血 貧

弁言

「戰爭的要素第一是錢，第二也是錢，第三還是錢。」這句名言早爲兵家所熟習；在現代戰爭中，經濟的決定作用當爲日閱所認知。日本是先天不足的，加以失道寡助，對內則深感「物資飢饉」之可畏，對外則樹敵太多，重重圍困斷難突破，其經濟危機隨着侵略之延擴，日益深重，這是有目共睹，而日本有識之士也引以爲憂的。我們細察日本生產機構由於逞兇而食其自毀的惡果，且戰事一日不停，則對外依存性的軍需資源是應不了的。前者竟連米也鬧至非人力所易挽救之大荒，後者更有爲主要供應國中止繼續「參加在華的大屠殺」之虞。倫敦經濟學家雜誌嘗對日本經濟狀況爲概括之言曰：「在戰爭恐怖濃厚空氣裏，所有財政危機，農村破產，生活低下的共同影響，實予日本人民著名的愛國忠誠以嚴厲的測驗，即對現代日本所倚的半封建家族制度，亦有危險，且「危險思想」雖經竭力抑制，但亦決難滅絕，且或將是構成國家危險的因素之一」。其危機由另一姿態而顯出：九一八事變前，瀋口雖幸認爲日本公債超過六十億圓就要亡國，於是實行減政，進而裁軍，促起軍閥的冒險；其後，高橋是清認定日本公債增至百億，又要亡國，復有一二二六事變」的慘劇；而日本今年度的預算已由閣議決定，估計他在今年的國債總額將要增發至三百億圓以外，可知日閱在華的賭博，還不危甚？

一般預算爲五十九億圓，臨時軍費爲四十四億六千萬圓，今年度預算合共一百零三萬六千萬圓。這種迭次增加的軍費歲出之龐大，以戰區的擴大及戰事之拖延，原不可免，亦在日閱意想之中。「七七」而後，日本近衛內閣先後提出「華北事變費」及「中國事變費」五億零七百萬圓，及二十億二千三百萬

圓，其後再提四十八億五千萬圓。日本財政本已脆弱，向依發行公債及通貨膨脹以爲赤字的填補方法。上述七十六億多圓的支出，除五千三百萬圓外，餘殆完全仰給於公債。「七七」事變前，日本國債尙只百零五億。至二十八年十一月末止，其公債即增至二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三十八萬二千圓。二十八年公債發行總額爲七十六萬二千九百三十六萬三千圓，其中未發行的爲四十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六萬圓。既然今年度預算已定爲一百零三萬六千萬圓，其租稅及別項的總收入只有四十億圓，則應發行公債要達六十餘萬萬圓了。由二十八年四月至十一月既僅發行三十五億圓的公債，由十一月至今年三月，又至多只能發行二十億圓，則二十八年公債發行額七十六億餘圓，至少尙有二十億圓未及發行。故今年度公債至少要達八十億圓以上，待今年度會計年度完了，日本國債即增至三百一十億元。這種國債數字實非日本國力所能負荷得起的！

今年一月十二日朝日新聞載：日本銀行及其他日圓系統銀行發行紙幣的總額爲四十四億四千四百萬圓，比諸去年十一月底所發紙幣爲數僅二十九億四千六百萬圓，平添三分之一強；此外，還有流通在佔領區裏的軍用票等，未計在內。據朝日新聞的估計，今年年末日本銀行及各日圓集團銀行所發紙幣，將達五十三億三千一百萬圓，此尙未將截止今年年末止，所發小幣至少二億圓，輔幣十億圓，及軍用票五十億圓計算在內；而這四項合計，其紙幣總額超過七十億圓是沒有問題的。九一八事變前，其紙幣發行額只增多一億八千萬圓。但至開仗的第一年底，爲時六個月，即已增發紙幣六億六千多圓。待侵略至第二年底，即一九三八年，計由日本銀行發的二、七五四、九〇〇千圓，朝鮮銀行三二一、九〇〇千圓，台灣銀行一四〇、〇〇〇千圓，共達三十三億零五百六十萬圓。這八億餘圓的增額已屬通貨膨脹，否則歐戰爆發後，日本物價的飛躍，斷不致那般利害的。

日本發行紙幣銷行公債，先以債票交銀行處理，他以公債爲保證，增發紙幣，交給政府，利用公開市場之操縱，等到金融緩弛，市場通貨供過於求時，即行賣出公債，收回通貨，以求通貨需求關係之調節。不過日本的經濟力量已經山窮水盡，對內雖竭澤而漁，亦難有所收獲。對外則債信喪失，外債之路同樣不能通行，舊公債既有吃不消之滯痛，新公債更無法推銷。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日人每年所負擔的直接稅，在昭和十一年的平均數爲七・一九五圓，十二年一〇・九二二圓，十三年一五・二七三圓；間接稅十一年一〇・五〇元，十二年一・六二〇圓，十三年一三・二九九圓。兩項合計，平均每人每年所負擔的稅額爲二十八元五角七分三，加上地方稅之二十二元三角二分一，負稅總額五十元零八角九分四。這樣的稅額雖不算很高，但以日本國力之微，則又未便視爲可能負擔！

去年三月二十五日，石渡藏相在衆議院預算總會對政友會議員武田德三郎之質問，作如下之答覆：「事變中之財政泉源，求之於公債實在是不不得已的辦法，現在打算先致力於公債的消化，及與此相關聯的租稅制度作根本的改革，以求適應長期建設的體制」。「關於稅制整理案，目下正在調查中：第一，負擔須求其公平；第二，希望能制定適應諸策之稅制；第三，爲不使納稅者爲難，設法使租稅法規與納稅手續簡單化；第四，希望能適應新情勢，與財政上以彈力，並希望能依照上述四方針，以改正中央及地方之稅制」。日本戰時財政這個新動向，其進展如何，已有事實可稽，青木一男隨阿部登台而爲財相之日，據其宣佈之財政方針，有云：「編制日本一九四〇年度預算，他的中心，希望中國戰事和解，俾能達到建設「東亞新秩序」，應付國際新情勢，並調整物資動員的計劃」。這表現出日本政府對於財政已毫無把握，經濟無辦法，百萬大軍在戰場上的行動，以現代戰爭規範之巨，日閱又將何以繼續應付我們的長期抗戰呢？因爲經濟破產的信號已經發出，敵寇將竭力搶佔領區的脂膏並對其國人施以嚴緊的鎮

歷，此固爲勢所必然，但亦因以促其迅速崩潰。歷史的教訓是不會放過他的。

（天鳥：時代批評第二卷第三十八期）

一 綜合的考察

一 先談食糧恐慌

1. 在中日戰爭前，敵國食糧，其本土所產，素感不足，而須仰求於殖民地，殖民地供給量佔總需要量之一八·五%；一九三六年，日本需要糧食七千三百萬石，即為一千三百五十萬石左右。

2. 中日戰爭後，一九三八年敵國食糧減收四百多萬石，朝鮮亦減少。到了本年，食糧問題尤為嚴重。現在將其恐慌情形，略述如下：

(甲) 去年度米糧消費，據東京朝日新聞社調查，須八千二百五十一萬二千石；另據經濟學者社調查，須八千一百萬石，茲姑以八千一百萬石來計算。

(乙) 去年度（一九三八年十月）之生產，敵農林省估計甚大，計有六千五百八十六萬九千石，其實，祇收穫六千一百六十七萬八千石，較敵農林省估計少四百萬石。

(丙) 殖民地產米的進口，朝鮮為九百七十萬石，台灣為四百八十五萬石，總共一千三百五十五萬石，這是敵農林省誇大的估計；其實本年之進口實況，朝鮮米只有五百八十一萬五千石，台灣米只有三百八十三萬五千石，總共九百六十五萬石，較敵農林省估計少四百九十萬石。所以敵在供給方面，是多估計了九百萬石左右。

(丁) 前年度存米為八百四十九萬二千石。據此，從供給方面說，統共祇有七千九百八十二萬石，與

消費量比較，相差還有一百十八萬石。而且存米非有一個半月之儲藏量，才能避免社會發生不安狀態，一個半月至少須九百九十萬石左右，以此計算，去年不足數為一千一百萬石左右。

3. 去年度之存米已無，今秋收成又減少，其減少情形，大略是這樣的：

(甲) 敵本國之秋收，減少三百萬石左右，這是最少的估計（即十三萬九千的町減收數）；

(乙) 朝鮮減收一千萬石；

(丙) 台灣減收一百五十萬石；

(丁) 偽滿減收七十萬石。

以上共計減收一千五百二十萬石，連去年度不足數一百十八萬石加算起來，即是減少一千六百三十八萬石。

4. 再就本年度的供給力量說：

(甲) 日米只有五千八百六十七萬石；

(乙) 台米只有二百三十三萬石；

(丙) 鮮米全無；

(丁) 去年度存米，不但沒有，反不足一百十八萬石。

統算起來，本年度之供給力量，只有五千九百八十二萬石，即是六千萬石左右。

5. 本年度（一九三九年十月——一九四〇年十月）之消費量，需要八千二百萬石，所以，本年度不足米糧約二千二百萬石左右，即是消費量的四分之一。

6. 那末，敵政府的對策是怎樣呢？

(甲)準備公賣，組織米穀公司，統收統賣，將食糧悉數收在政府手中，而以發售米券爲強制減食之手段。

(乙)盡力節約，但只能節省四百萬石：

第一、採取七分白米制，可以節省二百八十萬石；

第二、限制釀酒，可以節省八十萬石；

第三、其他限制如減少製糖果等，可以節省四十萬石。

這就是說，還要不足一千八百萬石，則須依賴進口了。

(丙)外米的進口，據東洋經濟(一〇、二八)說，一九三七年，亞洲諸國及殖民地之出口能力，只有八百九十三萬石，全部運日還是不夠。敵唯一依賴之外米出口國家爲暹羅，但暹羅的出口能力，也只不過五百二十七萬九千石而已；何況英法遠東屬地，因歐戰爆發，已禁米出口，在事實上已談不到解決日本的米荒。退一萬步說，就是其他各國有米可售，然而一千八百萬石的米價——外匯，和二百五十萬噸的運輸力，在在都成問題。

7. 食糧恐慌的結果，便是米價的飛騰。

(甲)一九三九年六月的躉售米價，每石是三十二元半日元，十一月七日的公定價格是四十三日元，即是漲價十元半日元。其實，黑市是已高漲至五十日元以上，大正八年米騷動的米價，又重演

於今日。

(乙)零售的價格，每石頭等米爲四十七元半日元，五等米爲四十三元半日元，這也是公定的價格。

8. 此外，再附帶說一些其他食用品的恐慌情形：

(甲)糖不足一百萬擔，雖施行消費限制，但也祇能減少兩成。

(乙)鹽生產量祇七十萬噸，消費量却為九十萬噸，即不足數達三二·二%。

(丙)罐頭食品的生產量，較前減少兩成，其中百分之五十一為出口，百分之二十九係運往前線充作

軍糧(本年度生產量為一三、一五九千箱)。

(丁)十月三十日，東京市會全日無豚肉可買。

一 燃料的不足

1. 燃料問題一方面是人民生活問題，另一方面是動力問題。

2. 煤的不足

(甲)據東洋經濟社報告，本年度需煤五千八百萬噸，但因生產力減退，及進口煤來源之斷絕，本年不足一千二百萬噸左右，即佔需要量之二七%。

(乙)又據經濟學者社(十一月一日)報告，本年度下半年煤不足數為五百十萬噸，即為需要量之十六%。

(丙)其實，不但不足，而煤質且由七千五百加羅里減退至四千五百加羅里，即減少四成，故從質量兩方面統計起來，煤的不足，至少估計，當在三成以上。

3. 唯其煤恐慌是這樣嚴重，於是敝政府的對策，便祇好限制使用。現行的煤使用限制，有如下表(經濟學者社，一一·一)：

(甲)舊業

最低二〇%

最高四〇%

平均二五%

| | | |
|------------|----|----|
| (乙) 化學工業 | 二〇 | 二〇 |
| (丙) 機器工業 | 一五 | 二〇 |
| (丁) 紡織工業 | 二〇 | 二五 |
| (戊) 食糧品工業 | 二五 | 四〇 |
| (己) 燥塘及家庭用 | 三〇 | 四〇 |
| (庚) 電力電燈 | 一〇 | 二〇 |

4. 煤限制的實例：
 這還是公開的標準，實際上的限制，比比更爲嚴厲，可試舉幾個實例。

(甲) 日本發送電公司，要求四百萬噸，結果只許可三百二十萬噸，即是減少兩成，還算是公道。

(乙) 士敏土廠，僅許可煤要求量的六四%，即減少三六%，因此下半年只能生產二百萬噸水泥，北海道，偽滿及華北侵佔地的工程皆停，僅能供給南朝鮮而已。因此，士敏土廠現紛紛西移朝鮮經營。

(丙) 化學工業減少三成至四成，即多限制一成。

(丁) 國產木漿，削減五成左右，結果人造絲布皆發生嚴重的原料恐慌。

(戊) 動物園和各機關皆遍一個月燒火爐，並且一律減少二成半。

- 斯亦因煤的限制，生產量大爲減少，據敵政府的規定，限制的標準是：
- A 燒飯用瓦斯，減兩成。
 - B 火爐，澡塘用瓦斯，減五成。

三 動力的減低

1. 燃料不足，自然會引起電力不足亦即引起動力的不足。

2. 日本電力廠的設備，在一九三六年，火力和水力的比例如左：

(甲) 水力 三、七五九千KW

(乙) 火力 二、九二五 五六%

(丙) 油力 九三 四三

共計 六、七七七千KW 一〇〇%

3. 現在，煤供給減少兩成，再加上質之惡劣，計算起來，在火力方面，就要減少五十八萬五千KW。

4. 水力方面，因大旱結果，各地受打擊很大。

(甲) 南朝鮮(雲岩，釜山)兩電廠完全停工。

(乙) 東洋經濟(八、二十六)載，關西一萬KW電廠，現只能出電力一百KW，即百分之一；又五

萬KW之電廠，現祇出電力五千KW，即百分之十。這僅舉若干嚴重情況中的一二個例而已。

(丙) 據敵電力應平井長官的報告(國民新聞，九月九日)減水情形如下：

偽滿地區減 八五%

關西地區減 五〇

關東地區減 二〇

平均 五一·七%

(丁)根據這些材料，即以二成半計算，水力方面減少之電力量，就有九十三萬九千KW。

5. 水力火力兩方面共計減少一百五十二萬四千KW。

6. 然而今年所需要的電力量是五百三十四萬KW，今年供給量的減少，即是二八%。

7. 這種恐慌情形的結果，敵政府的對策，便又是限制：

| | |
|-------|-------|
| 在九月限制 | 一二·五% |
| 十月限制 | 二〇·〇 |
| 十一月限制 | 二五·〇 |

再限制下去，本年底或將限制至二八%，還很有可能，甚至是必然的趨勢。

8. 總計本年度之電力供給量，減低至三百八十二萬KW，即比一九三六年之四百十萬KW為低；所以本年之生產力，定將在一九三六年之下。

9. 電力恐慌的影響：

(甲)軍事工業，有若干工廠停工（大每，九、九）。

(乙)紗廠減工自一〇——一五〇%，並有若干紗廠停工，又紗線粗細不一，不適宜於出口（同上）。

(丙)羊毛工業，時有停工（大每，九、一六）。

(丁)人造絲毛生斑點，不能上市，且易變色（同上）。

(戊)軍事工廠有停工的危險，已向電力公司發出警告（同上）。

(己)敵精神總動員聯盟要求廣播電台減少播音時間（大每，九、一七）。

(庚)禁止路燈、電飾、電熱器的使用。

(辛)實行減電七十五萬KW。

(壬)硫酸肥料生產減少三十六萬至四十萬噸，約為總產量的三分之一，明年農產將大受影響（國民，八、四）。

(癸)窒素肥料減產七萬噸（同上）。

總而言之，電力恐慌的結果，敵生產力擴充計劃差不多完全停頓，日本戰時經濟宣告破產，這已是很明顯的事實。

四 物資的缺乏

1. 物資缺乏，是敵國的致命傷：

(甲)因物資不足，物價即飛漲，引起社會生活的不安。

(乙)因物資不足，引起原料恐慌，進而釀成工業恐慌。

(丙)因物資不足，引起作戰上的困難。

A 中日戰爭所消耗的軍用品，據最近估計，還需要十七萬萬日元來補充。

B 諾門坎之戰，等於中日戰爭兩年之消耗，所以敵國革新派說：應該調整蘇日邦交，又說是對中蘇兩面同時作戰論的破局。

2. 那麼，日本需要物資若干呢？

(甲)一般會計及中日戰費需八十八萬萬元，物件費以七成計，即需六十一萬萬六千萬元。

(乙)預算外，國庫負擔之契約需七萬萬元。

(丙)兩者共計，政府所需要之物資爲六十八萬萬六千萬元。

(丁)據東洋經濟說，日本全生產力，可供公家征用之物資只有五十三萬萬元。

(戊)故從敵政府方面說，不足物資十五萬萬六千萬元。

(己)再加上未補充軍用品十七萬萬元，即本年度，敵政府所不足的物資應達三十二萬六千萬元。

(庚)假定本年度外國貨進口能力有二十萬萬元，並且全部收歸政府徵用，亦不足十二萬六千萬元，何況其中又有大部份是出口貨的原料品呢！

3. 再就生產力計劃來說：

(甲)日本本國生產計劃資金，爲四十萬萬元。

(乙)僞滿五年計劃，北僞滿三年計劃，華北侵佔地三年計劃所需資金，本年度需要十八萬萬元左右

(丙)兩者統共爲五十八萬萬元，七成是物件費，即需要四十萬六千萬元。就是其中五成可以依賴外國，但亦需要二十萬三千萬元。

4. 以上兩方面合算起來，就是不足三十二萬九千萬元，因爲日本沒有能力，所以：

(甲)華北侵佔地開發計劃，仍然是空雷無雨，迄難實現。

(乙)平沼內閣裁減物件費三萬萬元。

(丙)僞滿產業計劃，亦大部停頓。

(丁)華北水災，工廠損失一萬五千萬元。

(戊)歐戰結果，僞滿進口機器一萬萬二千萬元，已不能從德國運來，即佔僞滿投資總額百分之三六

5. 敵戰時經濟依賴外國之實況：

(甲) 外國貨之對日輸出 (包括偽滿)

年 度

美元百萬元

日元百萬元

一九三七

一、〇八九

四、〇三四

一九三八

七五八

二、八〇六

(乙) 軍用品之對日輸出

年 度

美元百萬元

日元百萬元

一九三七

三一七

一、一七五

一九三八

三〇六

一、一三五

貿易雖減少十二萬萬元，但是軍用品仍在十一萬萬元左右。

(丙) 再就軍用品的項目來說：

品 名

一九三八

一九三七

%

%

油 類

二六·四五

二二·五七

機 器

一一·四五

五·五四

碎 鐵

七·九七

一四·一一

銅

七·九六

六·三六

綜 合 考 察

即十四品目中之九品目。

其中，一九三八年較一九三七年增加的是：油、機器、銅、飛機、汽車、輕銀、錫、鐵砂、鎳等；

(丁)若就供給軍用品的國度來說，在一九三八年是這樣的：

| 國 名 | 美金(百萬元) | 百分比% |
|-----|---------|-------|
| 飛 機 | 七·四一 | 一·一一 |
| 鋼 鐵 | 六·八四 | 一五·五二 |
| 汽 車 | 六·〇八 | 五·一九 |
| 樹 膠 | 四·八五 | 九·〇四 |
| 輕 銀 | 四·二七 | 一·五二 |
| 錫 | 二·八四 | 二·三三 |
| 鐵 砂 | 二·七三 | 二·七〇 |
| 皮 革 | 二·五八 | 四·〇四 |
| 鎳 | 二·一六 | 一·八一 |
| 鉛 | 一·五一 | 二·四三 |
| 美 國 | 一七五 | 五七·〇七 |
| 英 國 | 六三 | 二〇·六九 |
| 荷 國 | 二六 | 八·六四 |
| 法 國 | 一·二 | 〇·四〇 |

德意

二五〇

八〇二四

其他

一五

四〇九六

歐戰後，交戰國對軍用品，因自己需用甚殷，已禁止軍用品出口；現時日本能購軍用品的祇有美國，所以美國之動向，是足以制日本於死命。觀於十一月六日，赫爾對峴內大使談話，阿部內閣得悉後，青木財長即悲慘地說：若如此財長將無法維持下去，就可窺見一斑了。

6. 美國封鎖日本後，蘇聯是否能代替美國接濟日本呢？因為這與日蘇妥協是否可能，是否有阻於美國的政策，存在着極大的關係。從貿易品的觀點看，美國接濟日本之商品，絕非蘇聯所能代替，即以一千萬美元以上之商品而言：

重油・汽油

三〇、九六三萬美元

鐵・鋼類

三三、三三三

銅

二二、一六四

非鐵金屬

二五、二四四

機器

二二、八一

汽車及零件

一〇、一四二

飛機・軍火

一〇、一六三

共計

一六五、八〇〇千美元

此數，即等於現在日元（以二十三元算）七億二千萬元，這是蘇聯所不能供給的，就是可能，亦是蘇聯所不樂意供給的；何況在根本之對立上，蘇聯又怎能援助其敵人而危害自己呢？

7. 洲戰與敵軍用品之影響：

(甲) 英法輸日軍用品六千四百二十萬美元，折合現在之日匯，約二億八千萬元，現來路已大致告絕。

(乙) 德國輸日軍用品二千三百五十二萬美元，即一億日元，本年會預定為二億日元，現來路亦告斷絕。

(丙) 從價格上說，歐戰後一般上漲六五%。

(丁) 運費至少亦漲五成，或多至兩倍。

(戊) 一九三八年之外匯：

海運收入

減四六%

一億五千四百萬日元

外人消費

減五五

五千九百四十萬日元

共 計

二億一千三百四十萬日元

今年產金減少，故此兩項收入，其減少已等於全年之產金量。

(己) 保險收入，一九三八年已減少，戰後，倫敦再保險已發生困難，「照國丸」之損失，即其一例。

8. 華北侵佔地對敵物資之影響：

(甲) 棉花預定產一百二十萬擔（去年為二百九十萬擔），去年對日出口一百二十七萬擔，但本年新棉已不能出口。

(乙) 農產出超常年有五千萬元，本年全減。

(丙) 敵在華北工廠損失一億五千萬元，所謂建設計劃完全停頓。

五 通貨膨脹

1. 僅以日銀券發行額而論，十月三十一日已衝破二十八億之大關門，即二十八億六百餘萬元，在去年十二月，亦不過二十七億五千四百萬元而已。

2. 本年保證準備，擴大至二十二億元，明年度，勢必再擴大至三十億以上。

3. 通貨現況（九月末）：

通貨種類

一九三九年九月

一九三七年六月

日銀券

二、六三三

一、六四〇

台銀券

一四九

七五

鮮銀券

三三三

一五一

小額紙幣

一七七

一〇

輔幣（去年十月）

五〇八

五〇八

偽滿中行（十月十五日）

五一

三二九

偽中聯券

三二八

偽華興券

三

共計

四、六三二萬萬元

二七、一三三萬萬元

軍用票和在華日銀券尚不計在內，一九三九年較一九三七年增加七〇%，年末當續增至六十億以上更甚。

4. 通貨膨脹的結果，即為物價飛漲。據三菱研究所調查，今年八月，已平均漲價六七%，九月以後漲風更甚。

5. 公債總額，在九月末日為一百九十八億五千萬，至十月底，增至二百〇五億五千萬，茲再將六月底之公債所有者比例列下，這是公債消化不健全的一個明證。

| | |
|---------|-----|
| 銀行及金融機關 | 五三% |
| 政府機關 | 二八 |
| 民衆 | 一七 |
| 其他 | 二 |

6. 存款對國債的投資：

- (甲) 去年三月至九月存款增加七成投資於國債，
 - (乙) 今年同期間，僅三二%投資於國債，
 - (丙) 現時資金均向土地及公司投資，
 - (丁) 今年十月間發行之公債七億，比去年減少三億。
- 從「通貨膨脹」和「投資轉向」兩方面看來，以公債籌措戰費之政策，已至其飽和點。

(謝南山：時事新報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

一 軍需資源的依賴性

一 侵華戰爭與資源消耗

日本準備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戰爭」，已經好多年了。但是日本軍閥們從來沒有想到侵華的戰爭，就是他們所準備的「大規模的戰爭」。他們顯然以為對華戰爭，只不過是大規模戰爭前一個容易對付的中間階段。可是目前全世界人士都能够看得見，帝國主義的日本，在侵略中國時，已經陷入一個長期「大規模的戰爭」了。

日本政府已經被迫逐漸的消耗鉅大的軍事資源，同時也枯竭了他的一切經濟財源，這是與他的初意相違背的。這樣一來，日本的經濟，已踏入戰時的狀態中；而日本軍閥已經感覺到掩蔽國家軍事經濟上的弱點，是異常的困難。

日本軍事經濟上最軟弱之點，是軍需原料供給的缺乏。這種原料的缺乏，是日本拓展政策的直接結果，在安分守己的勞力需要方面，日本是得天獨厚的。不過日本軍閥對這日本勞動階級的勞力，並不感興趣，他們要征服亞洲大陸，並統治全球。但在軍需原料方面，日本却感到缺乏。

例如日本海軍、空軍與機械化部隊需要巨量石油，在承平時，日本石油的需要，大約是二百萬噸，在戰時，增至七八百萬噸。但是日本與他殖民地的全部石油產額，却每年不到四十萬噸。

誠然，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採用積極步驟，在間接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過去所挖掘的油井，大

多數是留作軍事之用。日本並會努力從煤和介殼製成人工石油，同時也設法利用植物油來代替石油。

不過充其量，這些步驟只能供給海軍以若干重油，實際上還不能補救整個的缺乏。此外日本不出產天然的橡皮，化學橡皮的製造，也沒有多大進步。除去銅以外，日本沒有任何巨量的非鐵質金屬。在日本與他的殖民地內，焦炭、棉花和羊毛，生產的也不多。在戰時，日本很缺乏鐵苗木漿等物；不是日本沒有這種原料，而是因為不易在充分的速度下，增加生產來應付戰時的需要。

日本感覺在「大規模戰爭」中原料問題的危險性，因此他們化了好幾年的時間，來儲備戰爭所需的各項材料。但是日本在中國，已打了兩年多的「大規模戰爭」，這戰爭的規模，是達到那樣程度，使得日本所儲備的材料，消耗了很大的數量。

在這方面，日本對外貿易的情形，是很重要的。為補充他所感缺乏的原料，甚至滿足他在軍事上的立即需要起見，日本就不能不在戰時增加輸入，但是輸入的數額明白的要依靠——倘若我們不計及他的信用購貨，因為信用是日本很難得到的——輸出的數額以及他的準備金。

還有一個要素，是必須顧及的，就是日本對「滿洲國」和在華佔領區域的貿易，是不能成爲有任何重要性的外匯來源，因為這一切區域，都是屬於「日元集團」的。此外更爲顯著的，是以下的事實，就是在一九三八年從「日元集團」的輸入，增加百分之二十六時，經其他各國的輸入，則減低百分之三十七，而整個輸出則減少百分之二十八。同年間輸往「日元集團」去的輸出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七時，輸往別國的，則減少百分之三十六，而整個輸出，則縮減百分之十三。

假如我們暫置「日元集團」而進行研究日本對其他國家的貿易，我們就可以發見一個入超的貿易結算，一九三八年數字，是六萬二千三百萬日元，一九三七年的數字，則爲九萬二千二百萬日元。因此

一九三八年對外匯國家貿易，不僅是銳減，而且是極端的無利益。
 從原料問題的論點來研究各種貨物進口的動力是有興味的。

日本戰時及平時進口原料統計表（單位百萬元）

| 品名 | 戰時原料 | 一九三六年進口總值 | 一九三七年進口總值 | 一九三八年進口總值 |
|-----------|------|-----------|-----------|-----------|
| 礦苗及金屬 | 三七五 | 九〇一 | 六六二 | |
| 石油及其他 | 一八四 | 二八〇 | 三二〇 | |
| 機器 | 九二 | 一五九 | 二三六 | |
| 汽車及其他 | 四四 | 五八 | 六二 | |
| 統計 | 六九五 | 一、三九八 | 一、二八〇 | |
| 佔進口總額之百分率 | 二五 | 三七 | 四八 | |
| 承平時原料 | | 一九三六年進口總值 | 一九三七年進口總值 | 一九三八年進口總值 |
| 生 棉 | | 八五〇 | 八五〇 | 四三六 |
| 其他植物纖維 | | 三七 | 四一 | 二七 |
| 羊 毛 | | 二〇一 | 二九八 | 九四 |
| 橡 皮 | | 七三 | 九九 | 五一 |
| 木 漿 | | 六七 | 一一七 | 四二 |
| 木 材 | | 五六 | 六五 | 二八 |

| 統計 | 一、二八四 | 一、四七〇 | 六七八 |
|-----------|-------|-------|-----|
| 佔進口總額之百分率 | 四六 | 三九 | 二五 |

上列這個統計表，顯出在一九三八年，差不多所有的進口貨物，都告銳減。不過我們不應忘記平時的原料，也可以在戰時大部份用作軍事的原料的。在一般進口貨物的縮減下，這個事實，明白的顯示出口的問題的重要性和日本機器工業的弱點。

日本原料的進口額，在戰爭發展到最高程度的時候，竟低過一九三六年的水準，這就是一個解釋，就是日本不能購進他所迫切需要的原料。

正如一九三八年原料的消耗無疑地增加一樣，進口的銳減證明了日本在出口困難和準備日漸枯竭的壓迫之下，已被迫巨量的提用他的特別戰時準備。因此，在一九三八年，日本軍事原料的準備，開始很迅速的消耗盡了。在這一年，原料問題在日本之前呈現他的可怖情形，局勢的嚴重，更因日本金準備的巨量縮減而增加。一九三七年，日本輸出八萬六千萬日本金元，以支付他的進口貨項和其他外國賬目，一九三八年輸出七萬五千萬金元（日元的金價值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戰事爆發時，已減至二九〇兆）。據官方公布，日本發行鈔票的金準備，目前共五萬零一百萬日圓。日本和他的殖民地，每年產金量約值二萬萬日圓。此外日本在金準備中，能再有二萬萬至三萬萬日圓，以支付出口工業所需輸入的原料。因而日本的整個金準備，大概約有十萬萬日元的現款；這就是說，即使他撤銷他發行鈔票的後備金，他仍然可以根據過去兩年的匯率，拿出黃金來，支付進口貨價，而支持大約至一年之久。

但是根據本年前四個月貿易數字，日本現在仍是輸入超過輸出。一九三九年前四個月的出口總值，

是八萬四千七百萬日元（包括日元集團在內），而違和總值，則達九萬一千九百萬日元。進口超過出口七千二百萬日元。然而實際上，假如我們把日元集團撇開不提，由一月至四月期間內之入超數額——假定是以黃金支付的——超過二萬萬日元。在軍事需要的壓迫下，日本是再要提用金準備的。

沒有獲得信用，而又僅靠一個不大的金準備，來支付進口貨項，日本已被迫設法提高出口數量。可是戰爭的範圍擴大，已使出口工業的一部份，改作軍事工業。這個事實，使上項工作，極端困難。此外日本輸出貨物的重要部份，是需要輸進原料來製成的，如布疋，羊毛製品，橡皮和其他物品。同時這些貨品，不僅是運銷外地，即在戰時，也有一部流銷於日本國內和「日元集團」範圍的。但這方面沒有供給日本以向外購買原料所需要的資金。

日本政府鑑於原料問題的嚴重，因而實施法令，擯節一切除了為戰事目標而外的原料的消耗。製造消費者大部用品的鐵料，也被禁止消耗；非鐵質的金屬，若非為戰時用途，也在被禁之列；同時棉花和皮料，亦祇准作戰爭和出口的用途。羊毛一類，改用人造纖維來代替，差不多佔有百分之五十。許多膠製品和石油精等其他物質的消耗，已下令禁止了。這樣一來，禁止原料的軍用品消耗之可能，已經達到了很大的範圍。

在華佔領區內的資源，究竟能够希望滿足日本原料的需求，到什麼程度？

先看一九三八年對外貿易的數字，便已證明日本在中國掠奪的資源，已經不足挽救，甚或實際上阻止上面所講及的日本進口貿易的衰落。日本今日從中國方面所獲得的煤，並不見得比戰事爆發前多。同時日本雖在中國各淪陷區強採棉毛原料，但事實上自一九三八年以來，日本這種原料的出口，依然跌了一半，甚或一半以上。就是「日元集團」，也祇能供給日本全部入口貨百分之二十一，其中九分之四，

要靠別國運入。

第二，在中國淪陷區內，有若干主要原料，若不是完全未經過選練，就是數量有限。那裏絕對沒有樹膠、石油的出產，亦付缺如，還有多種非鐵質的金屬，是完全缺乏的。要想發展中國的原料，必須有重大的資本。可是這樣大規模的投資，在戰爭期間，對日本委實是不堪想像，而且不可能的。

第三，或者最重要的，還是日本侵略者的威力，祇能及於他們在中國所佔土地的一小部分。爲了各佔領區都已發動有力的游擊戰，所以要發展現有的礦區，或利用存留的農業原料，也極受窒礙。這一切，是所以表明佔領的中國領土，在實質上絕對不能夠解決日本嚴重的原料問題。

日本在這一次對華戰事中，已經深深的陷於泥沼，而他們在這一戰事所受的艱困，更是逐日增長。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越發想作更大規模的軍事侵略，藉以尋求一種方法，來解除他們自身對內對外繼續增長的艱難。

從軍事的觀點上看，日本仍舊有相當蓄積和軍力，尙未完全用於這次對華的戰事之上；那就是海軍、空軍等等。由於這點原因，便促使日本要向第三國進攻，以期阻止他們援助中國，或牽制日本的掠奪中國領土。

這種情形，使人推想到日本遲早將有強奪鄰近各國富源，以解決他自身困難的可能。尤其是那些位於南洋的各地，如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支那，英屬馬來亞及菲列濱等，最爲危險。這些地方，剛剛是富於日本爲作「大規模戰爭」所最需的原料。日本佔領斯巴特萊羣島一舉，就是表示他準備要在太平洋的那一方面，發動新的冒險。

（程攀譯：中美日報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二 資源取給的實際情形

一九三八年間，世界二十七個國家與屬地（註）對日本輸出的戰時主要物品與資料，其總值爲美金三〇六百萬元，以與一九三七年的數字比較，計減少一百萬元或百分之三·四〇。同時期內世界各國對日一切貨物的輸出額，則自一、〇八九、二一四、〇〇〇美元減少至七五七、七四六、〇〇〇美元，計減少百分之三〇·四三，故比較上戰爭資源貿易之減缺殊不爲多也。又如日本最重要的和平工業——紡織工業——所需要的國外棉花與羊毛的供給，其減缺尤大，計棉花跌去百分之四九·二八，羊毛跌去百分之六八·七三之多。於此可見，日本所取政策係竭力抑制尋常貨品之輸入，而專注其力於作戰資源之輸入。結果，一九三七年日本作戰資源之輸入，在其全都輸入中計佔百分之二九·一二，迨至一九三八年一躍而佔百分之四〇·四三矣。

註——此指美國、英屬馬來、荷屬印度、德國、加拿大、英屬印度、澳洲、瑞士、菲律賓濱、英國本部、瑞典、阿根廷、挪威、義大利、比利時與盧森堡、中國、法國、法屬安南、羅馬尼亞、波蘭、厄瓜多、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香港、墨西哥、荷蘭、蘇聯（按該國在一九三七與一九三八兩年均對日本並無作戰資源之貿易）。

此處所謂戰爭資源，包含二十五種貨品，但其中十四種貨品在一九三八年共佔總額百分之九五·五五，在一九三七年亦佔百分之九四·二七。茲將此十四種貨品按其重要次序列表於下：

一九三八年（所佔百分數）

一九三七年（所佔百分數）

汽油及其產物

二六·四五

二二·五七

軍需資源的依赖性

| | | |
|-----------|-------|-------|
| 冶金機器 | 一一·九〇 | 五·五四 |
| 廢舊鐵鋼 | 七·九七 | 一四·一一 |
| 銅 | 七·九六 | 六·三六 |
| 飛機及其部分 | 七·四一 | 一·一一 |
| 其他鋼鐵半製造品 | 六·八四 | 一五·五二 |
| 汽車及其部分與附件 | 六·〇八 | 五·一九 |
| 橡皮 | 四·八五 | 九·〇四 |
| 鋁 | 四·二七 | 一·五二 |
| 錫 | 二·八四 | 二·三三 |
| 生鐵 | 二·七三 | 二·七〇 |
| 生皮 | 二·五八 | 四·〇四 |
| 鎳 | 二·一六 | 一·八一 |
| 鉛 | 一·五一 | 二·四三 |
| 總計 | 九五·五五 | 九四·二七 |

其他未列入之十一種貨物，在一九三八年共佔總值百分之四·四五，一九三七年佔百分之五·七三。此十一種貨物為鐵屬合金、鋅、各種礦砂（生鐵除外）、內燃引擎、石棉、雲母、軍械、皮革、水銀、金屬與合金（巴列舉之金屬或合金除外）及錫。

綜計二十五種貨物內，最重要者無疑為汽油及其產物，一九三八年佔總值百分之二六·四五。其次

爲鋼鐵材料，即包括生鐵、鐵屬合金、廢舊鋼鐵，及其他鋼鐵半製造品而言，計在一九三八年佔總值百分之二八·四六（在一九三七年佔百分之三二·八七之多）。再次爲冶金機器，一九三八年佔百分之一·九〇（在一九三七年僅佔百分之五·五四）。更次則爲銅，佔百分之七·九六，爲飛機及其部分佔百分之七·四一，爲汽車及其部分與附件佔百分之六·〇八（均根據一九三八年而言）。綜合以上六種，在一九三八年佔日本全部作戰資源輸入總值百分之七八·二六，在一九三七年則佔百分之七三·六四。茲再列一簡表說明如下：

日本作戰資源輸入中主要六項之價值與所佔百分數（單位美金千元）

| 一九三八年價值 | 百分數 |
|-----------|---------|
| 汽油及其貨物 | 八一·〇三五 |
| 鋼鐵材料 | 五六、五六一 |
| 冶金機器 | 三六、四四八 |
| 銅 | 二四、三八六 |
| 飛機及其部分 | 二二、六九三 |
| 汽車及其部分與附件 | 一八、六二五 |
| 總計 | 二二九、七五八 |

七八·二六

鋼鐵材料一項激減四千八百萬美元，約有兩種原因：一則貨價大跌，尤以廢鐵爲甚；二則日本在一九三八年間，對於該項之購買價當減少，既由於其國外匯兌存額日少，亦由於察哈爾省龍烟鐵礦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間重行開工之故。

軍需資源的依赖性

日本冶金機器輸入之激增，俱見其正以全力建造其軍火工業及若干聯帶之重工業，以為現代的機械化戰爭樹立一種技術的基礎。至於日本飛機輸入數量之巨大，證明該國在飛機製造上技術猶甚落後，仍須依賴於外來輸入也。在日本竭力節省燃料聲中，而汽油輸入猶如此之巨，或由於日政府亟欲為其海軍儲藏大量之油，以為南太平洋上海軍大戰之準備。但無論如何，日本先天既缺乏油儲藏，戰時又需大量用油，不能不甘冒財政上之重大負擔以輸入之也，日本企圖奪取荷屬東印度之油田，亦無足怪。

在以作戰資源供給日本之各國中，美國是屬首屈一指，計在一九三八年佔總數百分之五五，一九三七年佔百分之五四·五四，合不列顛帝國與荷屬東印度而成三大巨頭。再次為德國瑞士與菲島，其他各國包括中國在內均甚微渺。又可注意者，凡日本所需之作戰資源，蘇聯大多蘊藏甚富，但在一九三八與一九三七年間，蘇聯均未對日有何輸出也。

各主要國輸往日本之作戰資源價值及百分數表（價值單位美金千元）

| 國名 | 一九三八年價值 | 百分數 |
|-------|---------|-------|
| 美國 | 一七二、五七四 | 五六·〇〇 |
| 英屬馬來 | 二八、二七四 | 九·二三 |
| 印度 | 九、五九〇 | 三·一三 |
| 加拿大 | 一八、三七五 | 六·〇〇 |
| 澳洲 | 三、九一一 | 一·二八 |
| 英國本部 | 三、二二七 | 一·〇五 |
| 荷屬東印度 | 二六、四一七 | 八·六二 |

本 日 的 血 貧

| | | |
|-------|---------|-------|
| 德 國 | 一三三、五二一 | 七·六八 |
| 瑞 士 | 三、八六一 | 一·二六 |
| 菲 律 賓 | 三、二七七 | 一·〇七 |
| 總 計 | | 九五·三二 |

就汽油、鋼鐵材料、冶金機器、銅、飛機及其部分、汽車及其部分與附件六大資源而言，美國均為各國之領導，在一九三八年美國供給日本汽油及其產物百分之六五·五七，冶金機器百分之六七·〇九，鋼百分之九〇·八九，飛機及其部分百分之七六·九二，汽車及其部分與附件百分之六四·六七，鋼鐵材料百分之六三·〇二。凡此六項主要資源，美國輸日總值在一九三八年為美金一六四、九〇四、〇〇〇元，在一九三七年為一六七、四五五、〇〇〇元，在此二年間均佔美國輸入一切作戰資源總值百分之九六以上。其他金屬與合金、內燃引擎、鋁、鉛、生皮、皮革等等，美國在各國中亦均名列前茅。尤可注意者，美國對日作戰資源品之輸出，在其一切輸出品總值中所佔比數，已自一九三七年之五八·五五，躍至一九三八年之六七·四二；換言之，美國自日本收到之貨款中，在一九三七年間每百元內計有五八·五五係出售戰爭資源之所得，迨一九三八年則增至六七·四二元矣。

最後，可注意者，所謂民主各國，在遠東擁有重大利益之英美荷法各集團，實供給日本以其為作戰必需而不能自行生產之各項資源，達百分之八五以上。反之，所謂德義軸心國家，包括奧捷在內，供給日本之數量在一九三七年僅佔百之三·三六，一九三八年則佔百分之八·六四。

（大公報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三 人力的缺乏

一 敵國動員人數

兩年的戰爭不但使敵人國內的物資日即困竭，即其人力不足亦已成爲嚴重的問題了。敵國內現在除了被敵政府特別抑制，其生產所需的資金與原料受了極度限制的和平性產業，如纖維工業之類以外，沒有不感人力不足的，尤其是農業，其勞動力不足問題最爲嚴重。

我們要了解敵人何以會發生如此嚴重的人力不足問題，不可不先明瞭敵人在戰事上所動員的人數。關於這，敵人雖極力加以隱蔽，但我們從敵雜誌上所透露的幾種事實可以推測其大概的數字。

在敵國經濟旬刊「經濟學家」本年第十八期中，有一文說到敵國勞動力不足的原因，會有這樣的一句：「農業勞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第一當然是動員。雖然關於這動員，我們不能給與數量上的確證，可是我們從這次事變遠比日俄戰爭的規模（當時動員一百零八萬八千人）爲大一點看來，當亦可以明其大概罷」。我們從這一段話看來，當可知敵國動員人數已遠在一百萬人以上了。但是究竟有多少呢？讓我們從其他的資料加以推算。

在美國外交季刊的二十八年四月號中，曾有一篇駐日記者張伯倫論文「事變下的日本」，說他在敵國內某鄉間調查得一個人口四千五百人的村莊，出了一百五十人的徵兵。依這一例看來，則敵國動員人數約爲其人口的三十分之一。

在二十八年二月四日出版的東洋經濟新報所登載的「農村現狀報告」一文中，有下列兩段話：「入村（富山縣北般著村）內，很引人注目的是在各家門口爲顯示該家爲出征兵士的遺族而設的木標之多。據記者所感覺，這設有木標的戶數，殆有三分之一的比率，後來詢之當地人士，則實際確亦有這樣高的比率」。

「這一村（石川縣月津村）出外謀生的人口非常多，在村籍人口三千一百人中，只有二千入現住村內。更特別的是這出外謀生的人中多是到關西（西部日本）去做理髮匠與浴室擦背的。因此，應募征兵的人有一半是出自出外謀生者之中，而現住原村的壯丁，其應征的人數只達該村男子數的十分之一」。

依前一例，敵國的動員人數約達平均三戶一人的比率，也就是約爲其人口的一百五十三分之十；因爲依敵國的人口普查所示，敵國每戶平均約有五·一人。依後一例，則一個有三千一百人口的村莊，其被征人數已達二百人，故敵國動員人數應爲其人口的一百五十五分之十。這兩例所報告的事實都相差不遠。

敵國動員的人數有多少呢？依這東洋經濟新報所報告的實例，以動員人口的一百五十五分之十計算，則七千一百餘萬的敵國人口已動員了四百六十萬人，依外國記者張伯倫所說的調查以動員人口的三分之一計算，則敵國亦已動員了二百三十八萬人。實際的數字，大概是在這兩種數字的中間，我們尙有另一推算方法來作這種觀察的證明。

我們先計算農村的動員人數。據敵政府農村部經濟更生科的課長西村彰一氏的調查估計，自戰事發生後，農村勞動力約減少了百分之十六至二十。我們依這農村勞動力的減少率，不難算出敵國最近農村人口的離村人數。依敵國一九三〇年的國勢調查，敵國總人口六千四百四十五萬人中，農業人口佔一千

四百十四萬人，而其中在生產年齡中的人數有一千二百二十七萬人。我們依這調查類推，則當二十六年即戰事發生的一年，其總人口七千一百二十五萬人中，應有生產年齡的農業人口一千三百八十五萬人。根據這人數，依前記西村氏所調查估計的農村勞動力減少率中間數百分之十八推算，則敵國農村自戰事發生後離村人數達二百四十九萬人。這離村人口中有不少是爲工礦業方面所吸收的。根據敵政府厚生部的調查統計，敵國在近兩年內工礦業勞工人數的增加約達七十萬人，而這七十萬人中除有一部分係取給於都市人口外，據說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即五十六萬人是來自農村的。上面所計算出來的農村離村人口除去這工礦業方面所吸收的五十六萬人，就是農村方面的動員人數。如此則農村方面的動員人數是一百九十三萬人。

這農村方面的動員人數當已佔敵國動員總人數的大半。依敵國經濟旬刊「經濟學家」說，敵國征兵，農村方面約佔六成（見該刊本年第二十期）。現依這比率根據前面所推算的農村動員人數一百九十三萬計算，則敵國自戰事發生後所動員的總人數實已高達三百二十餘萬人。這正是前面所推算的兩種動員人數的中間數字。

二 敵軍死傷人數的估計

敵人雖已動員了三百二十餘萬的大兵，然而他們在其侵略戰爭中却仍痛感着兵員的不足。這因爲敵人除有一部兵員正在訓練與在國內及殖民地維持治安外，其中有極大的數目是早已成爲傷亡人員退出戰線之故。

敵軍的死傷人數多少？固爲一難於確知的問題，但作者近獲一資料，不難推知其大概。據日本生命

保險會社去年份的營業報告，在二十七年一年內該公司因被保險者死亡而支付保險金的有三萬二千九百三十一件，其金額共達二千九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五元，而其中對戰死者的支付金額佔五百四十九萬五千七百十七元。我們根據這金額推算，二十七年一年間須受日本生命保險會社保險金的戰死人數已有六千一百九十五人。但是日本生命保險會雖為敵國內最大的生命保險公司，而其生命保險件數尙僅約為全體生命保險公司總保險件數的五分之一。我們依一九三七年敵國生命保險公司保險件數總計，與日本生命保險會社保險件數的比率推算，則二十七年一年間敵國全體生命保險會社所保險的生命中，常有戰死人數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人。敵軍大部由貧苦的農人工人所構成，其中加入生命保險的人數當然只佔少數，今以這加入保險人數有七分之一計（一九三七年敵國全國生命保險公司的生命保險件數有一千多萬件，約為其人口總數的七分之一），則上面的戰死人數可認為只佔敵軍死亡總數的七分之一，而敵軍在二十七年一年間陣亡人數應有二十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人。至於敵軍傷病兵人數，我們以從來戰史上最小的傷亡比率傷二·五對死一的比率計，亦已達五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人。這樣，敵軍二十七年一年間傷亡人數共計約有七十六萬三千人。這一年的傷亡人數估計決不會失之過高。依牯嶺外人的估量，僅二十七年八月間贛鄂會戰就已使敵軍傷亡了四十萬人（見美國外交季刊本年第一期「中國繼續抗戰」一文）。

以上所推算的為二十七年一年間的敵軍死傷人數，其二十六年以及二十八年的死傷人數雖無確實資料可供推算之資，但我們如考慮到二十六年滬戰的劇烈與二十八年游擊戰之廣汎與頻繁，則誰亦不難承認二十六年各月與二十八年七七以前各月合計一年間的敵軍死傷人數，即沒有與二十七年間同等的數字，至少亦不在其三分之二以下罷。我們以三分之二計，則敵軍二十六年與二十八年七七以前各月合計一

年間的死傷數當有五十萬九千人。這樣，敵人在兩年間的戰爭中，其軍隊的死傷數實達一百二十萬二千人。

三 敵國人力不足問題的嚴重

我們明瞭敵軍的死傷人數的重大，自然對於前面所推算的三百二十萬人的動員數可不致有所懷疑了。但是號稱七千餘萬人口的敵國，這三百餘萬兵力的動員只合其人口的百分之四·五，以視歐戰時德法兩國動員在百分之十幾以上者尚遠不相及，何以敵國只經百分之四·五的動員便在國內痛感人力的不足呢？這是因為在敵國內農工生產上機械的應用太不普遍之故。在敵國內不但其中世紀式的農業耕種方法需要多數的人手，即其中小工業的盛行亦正是他們少用機械多靠手工的象徵。人的要素在敵國農工生產上已佔着這樣重要的地位，而敵國內平素勞動力均屬過度使用，目前已沒有可以利用勞動強化以求增加生產的餘地。這自難怪其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動員，就使其國內農工各業都痛感勞動力不足了。

據敵國經濟旬刊「經濟學家」所傳，敵政府現正在考慮實施一種克服這勞動力不足的方案，其大要如次（見該刊本年第十九號）：

- （一）不足的勞動力儘可能由新自小學畢業的兒童補充，嚴防彼等就職於無急切需要的事業中。
- （二）防止對時局無急切需要的產業之擴充，以抑制其對勞動力的需要。
- （三）使分配機構單純化以謀節出新的動力。小商店在不景氣時代的激增成爲勞動力的蓄水池，現在應盡力從這方面吸收勞動力的。其有年老不堪工場勞動的業主，當令彼派出兒子自代。
- （四）在農業方面，一方謀共同耕作與機械化的發達，一方力求餘剩勞動力之地域的與季節的平均，以使農村浮現出新勞動力，并當活用學

生與團體的勞動服務。(五)加緊職業介紹所的工作，使努力吸引出每家所有的潛在勞動力。(六)凡女子可以勝任的職業均使由女子擔任，必要時應強制由女子代替，以騰出男子勞動力。(七)一方謀移民與內地勞動力的調整，同時亦應研究殖民地人民與山東苦力等輸入。(八)在外地可以經營的產業，應力求在勞動力豐富的外地發展該項事業。

從這種方案的策劃，也就足以使我們知道敵國目前所遭遇的人力不足問題是如何嚴重了。

四 敵國人口動態與人的素質的惡化

但是敵人在人的資源方面所受的戰爭打擊尙不止此。敵國最近在人的資源上發生的隱憂，尙有人口動態與人的素質惡化問題。

據敵政府最近發表的二十七年度的人口動態統計，二十七年一年間敵國出生數一百九十二萬八千五百餘人，比二十六年度的出生數二百一十八萬零七百餘人少百分之一一·六，而死亡數則爲一百二十五萬八千九百餘人，比二十六年度的一百二十萬七千九百人反增加百分之四·二，結果敵國二十七年度的人口自然增加只有六十六萬九千六百餘人，比較二十六年度的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餘人，實減少了三十萬二千九百餘人，即減少了百分之三一·二。但是這統計中所謂死亡數尙沒有加入那從軍戰死的人數。如果再將前面所推算的戰死人數二十餘萬人計算進去，則二十七年一年間敵國人口增加乃在平常年度的一半之下。不過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是，是敵國一般人口（從軍人員除外）死亡數的激增與出生數的激減。這種現象，依着戰爭的前例，雖爲一種必然的副產物，然而對於正在企圖把戰時常態化并在祈求着增加人口的敵人，終不免要使他們驚惶與悲觀了。

死亡數的激增與人的素質有關。人的素質的惡化就是增加死亡的一原子。敵國國民體格原有日趨低下的趨勢，這從近年徵兵壯丁體格檢查不合格者之逐年增多（平均每一千壯丁中不合格者在一九二〇年前後為二百五十人，至一九三〇年以後增至四百五十人以上，且尚逐年增加）可以證之。但自戰事發生以來，因勞動力不足而過度酷使勞工及因消費受限制而國民保健衛生狀態的惡化等等，更對於一般人的體質上給與重大的惡影響。這從去年度的死亡人數激增，也就可以證明了。

五 敵國軍閥的悲鳴

這樣，從敵國人口的動態與人的素質看來，敵國的人的資源問題更有日趨嚴重之勢了。敵陸軍情報部曾於二十八年七月發佈一「告國家總力戰的戰士書」。在這書中，他們說：「帝國現已感到人員資源的不足了」。他們因此大聲疾呼：「帝國的現今與將來正在發展一種事業，其需要的人口之多，將使我們無論如何增產亦當仍感不足的。增產罷！我們已經到非加緊生產素質良好的孩子，并把我們養成爲身心俱健，能以一人擔當數人工作爲良質的人的資源不可了」。這正是敵國的人的資源問題到了嚴重階段的悲鳴！

（洪啓翔：時代精神第一卷第四期）

四 糧食恐慌

一 制敵死命的食糧缺乏

糧食關係民生至鉅，尤其在戰時，其重要性有甚於槍砲。對外作戰，如果單單集中力量於武器的生產，而於國民的糧食未能充分顧及，則縱能取勝於一時，亦終難作持久之戰。第一次歐戰時德國的失敗，非敗於協約國的武器，而是敗於糧食沒有辦法。

日本自實行侵華後，所慮者似為如何獲得軍需資源，以維持戰時工業，對於糧食一項，滿以為絕無問題。但目前事實所表示的，不僅軍需工業難以維持，就是認為最有把握的糧食，居然也成了嚴重問題。最近，日本國內所焦慮的，到還不在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對外貿易困難等問題，而在如何救濟糧食的恐慌，以維持對華侵略戰。據近日報載，日陸軍省及參謀本部於十一月十五日舉行第一次「廢米日」，為全國節約食米運動之提倡，此後定每星期三為「廢米日」，所有軍事機關，均於是日以麵包及通心粉代米飯。又據十八日合衆社東京電，朝鮮米荒現象，已日見明顯，要求日政府速即設法救濟。可見日本的糧食恐慌，已到如何地步。

在近十年中，日本本土食米生產，每年約為六千五百萬石左右，消費約須七千五百萬石左右，每年約不足一千萬石；不足之數，均由朝鮮及台灣兩殖民地輸入補充。若將日本本國及朝鮮台灣兩地的米產合計起來，每年約一萬萬石左右，除供給全國消費外，尚有數十萬石以至數百萬石的多餘（故日人侵華後，以為在糧食方面決無問題）。但至今年，情形就大為不同，不僅日本本國的米產依然不足自給，即往年可以多餘千把萬石的朝鮮和台灣兩地，也竟不克自給了。茲將日本官方發表的近年米產情形及消費數量，列表如左：

近年日本食米生產量（單位千石）

一九三一年至
一九三五年平均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糧 食 恐 慌

| | | | | | |
|----|--------|--------|---------|--------|----------|
| 日本 | 五九、一四六 | 六七、三四〇 | 六六、三二〇 | 六五、八六九 | △六四、六七九 |
| 台灣 | 八、八二二 | 九、二三一 | 九、七〇七 | 八、九六三 | × 九、五三九 |
| 朝鮮 | 一七、〇〇三 | 一九、四一一 | 二六、七九七 | 二四、一三九 | △一三、九九九 |
| 合計 | 八四、七九一 | 九五、九八二 | 一〇二、八二四 | 九八、九七〇 | × 八八、二一七 |

近年日本食米消費量(單位千石)

| | | | | |
|---------|-------|-------|-------|-------|
| 一九三二一年至 | 一九三七年 | 一九三八年 | 一九三九年 | 一九四〇年 |
|---------|-------|-------|-------|-------|

| | | | | | |
|----|--------------------|--------|--------|-------|-------|
| 日本 | 一九三五年平均 | 一九三七年 | 一九三八年 | 一九三九年 | 一九四〇年 |
| 台灣 | 七二、八二四 | 七九、〇六六 | 八〇、〇二二 | — | — |
| 朝鮮 | 四、五一三 | 四、四八六 | 四、八三三 | — | — |
| 合計 | 八、四五〇 | 一二、五七九 | 一五、七八四 | — | — |
| 註一 | △表示估計數 | ×表示估定數 | — | — | — |
| 註二 | 日本米穀年度以九月始，至翌年八月止。 | — | — | — | — |
| 註三 | 日本一石約當中國二石一斗。 | — | — | — | — |

據上表以觀，一九三八年度日本全國(包括朝鮮台灣)米產爲一萬萬零二百八十二萬石，較一九三七年增加六百八十四萬石；一九三九年度全國米產爲九千八百九十七萬石，較一九三八年減少三百八十餘萬石。就消費方面看，一九三八年度爲一萬萬零六百八十九萬石，較一九三七年增加四百五十萬石；一九三九年度(即自去年九月至今今年八月底止)據估計大約與去年度相同。這樣，一九三九年度內日本全國米產與消費，顯已不能相抵；計尙不足一百二十萬石左右。至就本年年米產情形來看，據官方

內日本全國米產與消費，顯已不能相抵；計尙不足一百二十萬石左右。至就本年年米產情形來看，據官方

發表的數字，日本本國生產量爲六千四百餘萬石，計較去年減收一百二十萬石；朝鮮約一千三百九十九萬石，較去年減收一千餘萬石；台灣約九百五十餘萬石，較去年增收一百萬石；三者合計，共爲八千八百萬石。但在消費方面，據估計，至少須一萬萬零六百八十九萬石，結果，明年日本食米不足額，當爲一千二百萬石。這樣，便形成了今日日本的糧食恐慌。

就事實言，日本今年與明年的食米不足數，決不止此。因爲上面的數字，均係官方發表，爲安定其民心，不免有虛造之處，將生產額儘量估高，而將消費額故意估低。如果照日政府的說法，日本今年的旱災爲百餘年來所未見，山口、廣島、岡山等縣，幾成焦土，則日本本土的米產減少數額，當決不祇一百二十萬石。就台灣言，雖云未遭天災，但實際產量，是否較去年增加百萬石，殊有問題。再就全年消費言，事實上自近年來（尤自侵華後）逐年增加，而日政府所估計發表者，今年與明年竟與一九三八年同，顯然將消費總額故意估低了。

今年與明年度內日本糧食不足的情形既如上述，茲進而研究所以不足的原因。

據日政府的解釋，目前日本糧食的恐慌，全由下述二事所造成：

第一，是由於日本西部及朝鮮南部遭受嚴重的旱災，致全國米產，大爲減少；

第二，是由於日本人口每年自然的增加（約一百萬），使米產形成相對的減少。

上面二個原因，當然也是一種事實，尤其是第一個原因，比較來得確切。不過，吾人認爲僅僅上述二個原因，決不至使今日日本糧食恐慌至此之甚。因天災在日本是常有的事，幾無年無之，而人口的增加，也非近一二年事，何以往年可以自給自足，相安無事，而獨於今年鬧起恐慌來？其中顯然是有特殊的原因在。

所謂特殊的原因是什麼呢？簡單言之，是對外進行侵略戰的結果；這也可以說是日本人力已無法支持長期戰的徵象。

日本進行侵華戰的結果，把成千成萬的農民及馬匹送到中國戰場來當砲灰，使日本農業勞動力大感不足，許多耕田都因此荒蕪起來。據日官方統計，在去年年底，日本本土耕地面積，已減少二萬五千二百步（約合八萬九千餘公畝，占全國耕田總面積〇・三%）；至今年，當更不止此數。由於耕地的減少，米產也自然隨之減少。此外因戰時經費統制之嚴格，肥料、飼料、農具等供給被限制，以及戰時糧食消耗的增大等等，都是促使日本糧食生產減少的原因。

日政府對於戰時糧食問題，事實上確甚注意。在今年八月間平沼內閣時代，曾計劃把明年全國的米產增加至一萬萬五百萬石；但這一計劃顯然因農業勞動力的不足，無法付之實施，而事實上目前已發生嚴重的米荒了。然而，日本政府為欺騙人民，掩飾侵略戰的罪惡，却把這一米荒的責任謗之於天災。其實，這一責任是在黷武主義的日本軍閥身上。

然則日本政府對於這一嚴重的糧食恐慌問題，將何以處置呢？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日政府對於當前米荒的對策，可分開消極的與積極的兩方面。消極方面的對策，是安定民心，設法增加市場的供給。其辦法有二：即一方將米的限價，自每石三十八元一角三分擡高至四十三元（見本月十八日大美報），使米商囤貨獲利應市；一方從暹羅安南等地大量採辦，尤其對於中國的淪陷區，盡量搜括。至於積極方面的對策，即擬將農林省所屬米穀局改組為糧食局，將農務局之農產課併入該局，由該局全權統制日本全國的一切糧食的生產，販賣與消費。具體方針，約有下列數點：

(一) 凡食糧農產品之生產，需給及價格消費等等，均由該局一手統制；

(二)對於日本本土及朝鮮台灣之農產品需給關係，予以適當之調節，並實施各種計劃，以解除國民對於糧食的不安心理；

(三)使食糧消費合理化，實行強制節約，獎用代食品；

(四)將農業勞動力、資金、土地等集中於必需食糧品之生產。

此外，還有一件可以注意的對策，即此後擬將「偽滿」及中國的糧食，置於日本的統制之下。先前「偽滿」的糧食，是由「偽滿」自身統制的，與日本沒有多大關係；對於中國淪陷區的糧食，也無一定方針。現在日本由於本國糧食不足，就注目到「偽滿」及我國被佔領區域來。要是實行其所謂「三位一體」的政策，則行見將以我淪陷區及「偽滿」人民為犧牲，這是不待言的事。

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目前日本的糧食恐慌，實由對華侵略戰所造成。雖然從各方面謀救濟之策，亦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決無何等效果。我們深信，日本軍閥一日不放棄侵華政策，日本的糧食問題即一日不獲解決。如果日人想從國外（如暹羅等地）獲得供給，則以米值每石價四十三元計算，在明年至少須支出一千二百萬石的代價——五萬萬餘萬元——何況實際所需要的還不止此數。試問日本有無這種財力？日政府如果想解救人民的飢餓，願意支出這筆巨費，則結果必須犧牲大部的軍需品輸入；而軍需品輸入如減少，則對華戰事，非但無法進行，而且非縮小戰區不可。這顯非日本軍閥所願，故結果惟有迫令其人民束緊褲帶挨餓，為黷武主義犧牲。但是，屆時日本國民定會在飢餓的威脅下，起來反抗軍閥，為自己的生命搏鬪。

（善奎：中美周刊第一卷第十期）

二 無法解決之飢餓實情

糧 食 恐 慌

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東京路透電：據商業新聞稱：日本境內，今年因水電力不足，大部稻田，均將荒旱，其嚴重情形，將為六年以來所未有。政府對此旱象，正在嚴密注視中，一俟秋收結束，即將開始大規模之救濟計劃。又二十二日東京塔斯電，日本大旱，十一萬公頃之稻田，均大受影響，九州與四國，因缺少雨水，收成均已無望云云。該項消息，一般人或視為純係天災，實則人民被軍閥徵集酷使，農民不能自顧其田，無人灌溉，遂加重空前之大旱災，所謂大亂之後，必有兇年，非僅天災，亦人事之不臧也。故不能視為普通之旱災，乃人事促成天誅，在我抗戰將逼近最後勝利，而世界大戰躍起之今日，此大旱災，亦即日本帝國主義之喪鐘。

在開戰前，吾人認為日本帝國主義之弱點，在財政經濟不能支持長期戰爭，而糧食問題，並未計入。蓋最近十年來，敵人在朝鮮改良稻田，大見功效，平時米糧尚有餘剩，致演出穀賤傷農之現象，以為在戰時總可維持也。然二十七年六月七月大雨成災，九月初又兩次大風災，稻田損失甚鉅（日本稻收穫期在十月）；又加以有千餘萬石之稻田，因人工缺乏，未得種植。由吾人之估計，二十七年米糧收穫，較平時至少減收千餘萬石，糧食當發生大問題。然據敵政府之公佈，二十七年共收六千五百八十六萬九千石，二十八年糧食尚有剩餘九百餘萬石，其供給需要表如左（單位千石）：

供給額

剩餘米 八、四九二

實收米 六五、八六九

朝鮮移入 九、七〇〇

台灣移入 四、八五〇

| | |
|---------|--------|
| 輸入 | 三〇〇 |
| 合計 | 八九、二一一 |
| 需要額 | |
| 消費估計 | 七九、五〇〇 |
| 輸出估計 | 七〇 |
| 移出估計 | 五一〇 |
| 合計 | 八〇、〇八七 |
| 兩者相減可剩餘 | 九、一三三 |

對於此項供給需要表，吾人茲引「日本經濟年報」第三十六輯云：

農林當局此種米穀需給推定，若出於在戰時下為安定米價之政治的意圖，則尙可說；若以此種錯誤的數字基礎，以實施米穀對策，則危險殊甚。返觀十二・十三年度（民國二十六二十七年）之米穀需給推算與實績，其預算在十二年度為五百五十萬石，在去年度為五百萬石（一一五——一一六頁）。

根據「日本經濟年報」之言，則可知此種米穀需給表，係出於戰時安定米價之政治作用，與事實不符者，約有以下之數點：

甲、實收米數係捏造而非真實。以二十七年之雨災風災，收穫當大減，然敵政府所發表者，只較兩年減三分，其不足信，甚為明瞭。其真實數字，吾人雖未獲得，然據二十八年二月四日「東洋經濟新報」之農村調查記，則二十七年米之減收，為二成至三成，是其真實數字，遠在敵政府所公佈之下，則可

斷言。

乙、朝鮮米移入數字估計過大。據「日本經濟年報」云，「朝鮮米移入額估計過大，僅比二十七年少四十五萬石。然二十七年之朝鮮米，除減收二百六十萬石外，現在朝鮮內部消費旺盛，故二十八年之移入，殊難達預定之數」云云。果不出該報所料，迄六月底止，朝鮮米輸入敵國者，僅達五百零七萬石，較之二十七年同時期之輸入，已少三百餘萬石，雖此後尚有四個月（敵國米穀年度爲十一月一日至次年十月三十一日），然已非輸入旺盛之期，加以二十八年朝鮮大旱，存米大減，米價又大漲，此後四個月間，輸入七十萬石，已爲上好成績。是朝鮮米之輸入額，當較預定不足四萬萬石也。

丙、消費估計過少。據「日本經濟年報」云：「關於本年度消費額估計，比二十七年減少四十七萬二千石。惟戰時米穀消費額，有激增之傾向：明治三十六年，一人一年之消費額爲九斗二升六合，經過日俄戰爭，至三十八年，激增至一石二斗一升九合，照此歷史，二十八年消費額不致昂騰乎？且據事實，戰爭開始之昭和十二年，消費額爲七千九百萬石，二十七年已達八千萬石，由昭和七年至十一年，其五年間之平均消費額，爲七千一百八十萬石，是戰爭已使消費增加七百萬石，至八百萬石矣」。惟二十七年之消費額，究達若干，尙無從得知，然依人口之增加，每年消費額至少亦須增加一百萬石之消費額，至少爲八千一百萬石，而敵政府估爲七千九百五十萬石，至少相差百五十萬石也。

根據以上三項，第一項之實收數額，即假定完全真確（事實上絕無真確之理），然二三兩項，已發生五百五十萬石之差，是二十八年能剩餘之米，最多僅爲四百萬石矣。然敵國在平時，於青黃不接時（日本謂之端境期），至少須存米五百萬石，否則將因週轉不靈，而有某地尙有存米，某地已發生米恐慌之現像。然二十八年即依敵政府之虛偽公佈，亦僅有剩餘米四百萬石，其將發生恐慌，勢有必至，故敵

政府於二十八年二月，向議會提出「米穀配給統制法」，管理分配與價格。日本經濟年報謂：「由制定配給統制法之事實推之，實狀殊堪憂慮也無疑」。誠如其言，雖以敵政府之權力，極力壓制米之漲價，然在七月二十七日遠超過政府所定最高價格三十五元四角，而達四十元零二角四分矣，若任其自然，恐已達五六十元。是米之恐慌程度，已略可窺見矣。

以上係就二十八年需要供給而言，若是年稻田豐收，則依敵政府糧食管理政策，分配得法，二十八年難關或可突破，亦未可知。惟二十八年情形，特別惡劣，簡單言之，約如左述：

甲、朝鮮爲敵之米庫，然據敵朝日新聞所載，朝鮮南部二十八年大旱，至少有七百萬石之稻田，不能種植，其影響二十九年糧食，殊爲重大。

乙、台灣產米每年兩季，二十八年第一季之米，因人力不足，與其他關係，約減少二成。且六月間，第一季米收穫之際，淫雨連天，致稻穗在田中發芽而霉爛，此不特影響二十九年糧食，即二十八年亦大受影響。蓋台灣第一季之米，可以救敵國今天糧食之恐慌，今則其能力已大減低矣。

丙、敵國內部，因壯丁被徵，較二十七年更多，又因化學肥料與人工肥料減少，即雨水調暢，稻米亦必減收；今又加以普遍之旱災，大部稻田均無法下種，米之收成更必大減也。

有以上三種惡材料，故敵國糧食問題，即令二十八年能勉強渡過，二十九年必發生絕大恐慌，可以斷言。

或者曰，中國蘇皖兩省爲產稻區，現有一部爲敵佔據，敵人何嘗不可由中國劫略若干米糧，以救其急？惟敵所佔據者，多爲城市，而非鄉村，城市只能銷米，而不能產米，至鄉村則多在我游擊軍之手，敵人殊難劫奪糧食。敵人且二十七年曾在蕪湖託漢奸購米，經兩月之時間，僅得六千石，即可知敵人劫

奪米糧之不易。故目前平津之米，尙由朝鮮供給，二十八年已達五十餘萬石，即可知其一斑。而况是年倭寇佔領區域，長江由江蘇迄湖北，以及山東河北，皆三月未雨，而七月則又大雨成災，皆未豐收乎？或又曰，敵國內雖荒旱，尙可向暹羅安南產米地方購買。惟世界食米民族，僅亞洲東南部，故產額有限，如日本之重要食米國，發生米荒，需要量又大，則暹羅安南，殊難供給；即令能供給，亦需要數萬萬元現金購買，敵因現金早盡，何來此鉅額現金購米乎？故敵國之米荒，實爲不可救藥之死症，即令戰爭結束，亦無解救之方，而况戰爭絕無停止之望乎！

（龔德柏：太公報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三 日人自供的食糧危機

日本戰時食糧問題已呈危急狀態，而爲目前國內各種問題之焦點。例如最近由於實施糧食統制法，所造成的突破最高賣價問題，以及當此青黃不接之秋所呈現的米穀分配不圓滑現象，在在都足以使以米爲中心的食糧問題發生若干動搖。適值此時預測本年日本及朝鮮產米收穫的情形又發表了，於是各使國內國外人士感到無限的驚恐。

本來，此種現象吾人於中日戰爭爆發時即已料想其必將發生，自亦無足驚異。特別是從去年秋季直到本年播種期間，有關人士對於食糧問題的嚴重性就已屢屢鄭重指出了。但一直到最近，國內大勢却僅在口頭上說食糧問題是如何如何嚴重；而在實際上却未做如此想法，以致始終未能規定出一個具體的政策來。

原來，在日本一般國民一向都是相信：「無論繼續戰爭若干年月，食糧一層絕無可虞」。這句話，

實在是一種超乎必要以上的說法，徒予國民以盲目的安心而已。

即在今日，一部當局對過去食糧政策仍抱定絕無可虞觀念，而不作萬一之準備，故其對策之不會切實與澈底，自亦毫無疑義。

一觀上次歐戰德法兩國的實例，即可察知交戰國食料生產的低減，確為極顯著的事實。例如，法國於開戰後第一年度即比戰前減少一七%，第二年度減少四一%，第三年度減少四二%，第五年度則減少五〇%。而德國在第一年度減少一二%，第二年度則減少二五%，第三年度減少三七%，第五年度減少四〇%。現在日本農業因各種生產條件的動搖，特別像肥料、飼料、農具等農業資材的分配欠於圓滑；以及由於人馬之被徵發和工業動員所引起的勞力不足，自然在農業生產上也要發生若干的影響。

如衆所知：日本農業是施行高度集約的小農制，且受制於高率的小作工資和必須施肥，故在生產能力上也是很低微的。像這種在農業生產構造上即含有許多矛盾性與脆弱性的國家，縱然在性質上與歐洲諸國不同，但亦決不能避免戰爭的影響，何況食料的增加需要亦屬不可避免呢？

例如，明治三十七、八年（一九〇六）日俄戰役時，日本食糧消費量兩年總平均為五千四百五十萬石（按：日本一石等於中國一·八石餘——譯者）。即較過去五年間的最高消費量四千八百三十萬石超出了六百萬石。而在大正四年至大正七年（一九一五——一九一八）的歐戰期間，其平均消費量之六千萬石，亦較大正四年以前五年間最高消費量五千四百五十萬石增加了五百五十萬石。於此可知，戰時食料消費節約又是如何困難的情形。而需要一旦增加之後，即便戰爭終止也是要繼續下去的。

其次，在此次中日戰爭期間，「滿洲」和中國淪陷區也需要日本供給以大量的米和小麥等食糧，而日本爲了確保日本佔領區域的治安，爲了達成「經濟建設」和完成「東亞新秩序」，又不能不忍痛予以

供給。所以，日本必須樹立一個永久的根本的食糧政策，實為任何人所不能諱議的了。至於最近的情勢，無非是使日本在樹立一般的食糧政策之外，更應合併來樹立一個應急政策而已。

日本政府自去年以來，即已制定食料增加生產計劃，這一計劃是包括增產稻米四百萬石，小麥一百五十萬石等各種食料的計劃。邇來由於農民，農村指導者，以及其他與農村有關諸人士一致動員向增加生產目標邁進的結果，始有今日所發表的而且也是近於事實的本年預測產米量。因此，所謂萬一的假想的食糧對策問題已成過去，擺在眼前的，確是使我們不能不積極實施的一個現實應急對策和永久政策了。在以前日本食糧的供給狀態是，在平常的景下日本國內六千三四百萬石，朝鮮二千二三百萬石，台灣九百餘萬石，即合計約為一萬萬石。至於日本國內消費量則為：日本國內生產量再加上由台灣朝鮮所輸入的一千四五百萬石，而去年國內的需要則為八千萬石左右。至於本年國內的收穫預測量，則因中國（日本之中國地方），四國，近畿方面遭逢近年所未有之旱災，受害非淺，恐不過六千四百五十萬石左右，即比諸前年約減少一百萬石，比之本年增產目標約減二百八十萬石。

因是，必須期待由朝鮮台灣輸入一千四五百萬石。但朝鮮方面亦因大旱災關係，預測十月三日第一次收穫量為一千四百萬石，比較去年之二千四百萬石約減收一千萬石，亦即減收四成二分，因是亦不能期待其對日本國內有多量之供給。至於台灣第一期耕作實收量約為四百萬石，與前年同期比較亦減收八十五萬石，而第二期耕種雖尚在進行中，但其收穫亦自有其限度。所以在明年度的糧食對策，必須如下：即將日本國內所產之六千四百萬石，朝鮮所產之一千四百萬石，台灣第一期耕作所產之四百萬石及第二期耕作所產若干石，再加以本年度剩餘之五六百萬石（假定的），合於一起以充日本內地八千萬石之消費，但朝鮮、台灣、「滿洲」、及中國淪陷區所需要之食糧尚無所出，而為不能不設法籌措者。

所以預料明年的食糧年度將爲日本極不如意的時候；且理想的剩餘雖爲一千萬石，但至少須以六七百萬石爲脫失部分。因此在明年青黃不接期間所發生的食糧問題，其重大可想而知！而此種預想，甚至在今日就已顯現於食糧的價格和分配方面上，更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

只是大喊「火速對食糧問題宜採取緊急的和永久的對策」，徒然增大民心之不安，有百害而無一利。故必須實際不躊躇不遑巡緊急制訂食糧根本對策爲是。

第一、吾人須對明年的糧食年度設法籌出應急對策，也就是必須研究怎樣合理的來利用這一定數量的米：首先吾人須發動總動員法以圖食糧消費的合理化，在實行強制的節約時更須使國民視此爲一大精神運動。因此，首先應着手：（一）強制米之精白度爲串米七分或串米五分。如此則單在日本國內即可省出一百五十萬石或二百萬石之米；（二）獎勵食粥；（三）排除剩飯，廢米之浪費；（四）限制釀造工業之用米，即設法節約約一百萬石的釀酒米，以及澈底限制啤酒及其他酒類之釀造；（五）減少米製點心及其他小食之消費；（六）獎勵混雜小麥、大麥、粗麥的食品，以及設法增加在明年新米上場前所生產的麥類；以及（七）獎勵代用雜糧，如高粱、玉蜀黍、稗子、甘薯、馬鈴薯等。對於以上的省米計劃必須準備一個很周密的運動，如果不加準備即行實施，則徒使人民恐懼，引起囤積現象，而有惹起分配上嚴重問題之虞。故在實施時必須慎重而又慎重。最後尤爲重要的就是必須準備求得海外供給和立時講求根本的永久的對策。

（遠藤三郎著・李春霖譯時與潮半月刊第五卷第一期）

五 經濟的窘迫

一 侵華戰爭使經濟破產

東京政府應付經濟危機之種種處置，表明日本的經濟政策，一切照了軍閥所定的路線走去，其目的在於國內外達到軍閥的目的。平沼的經濟政策，現在還是繼續存在。現任財相青木既不是一个獨立的經濟學家，也不是一个大產業的代表人，他乃是軍閥的工具。

陸相湖俊六，雖然在陸省內及陸軍統率人員方面，有過一番大調整，但決不能在軍人們的頭腦中，發生一個新的日本經濟的觀念。軍人們只知道命令，但產業貨物價格外匯等等，是不能够命令的。兩年來日本的軍人們想改造日本的經濟，而根本變動之，使之趨向於戰爭工業化，而限制其他部門的工業。他們不知道，日本之經濟困難，起因於侵華戰爭，軍人要求愈多，愈行干涉，經濟困難，也隨之愈多。阿部內閣總算在某一方面上推進了一個新的步驟，即他一反平沼的隱瞞日本經濟困難的手段，而轉取宣傳日本經濟困難的手段以要求日本人民加倍犧牲。於是日本的報紙，盡力宣傳貨物如何缺少，急需限制人民的消費，加緊政府的經濟統制。不過報紙的報道，使日人印起一個印象，以為阿部上台以後，日本經濟趨於更壞，而平沼內閣時，日本經濟比較圓滑。其實兩者原本一樣，不過阿部把平沼所隱瞞的真相宣布出來。就真實言之，日本經濟的惡劣真相，還有所不盡的處所呢。

日本侵華軍事初期，日本人民是願受種種經濟的限制，採用粗惡的日用品，而少用輸入品。此時日

本人相信對華有一個迅速的勝利，他們不但希望這種經濟異常狀態早日消除，而且希望對華可以大大剝削一番。可是兩年的戰爭，離開這個希望愈遠，經濟的困難日益增加。

原料缺乏，影響了每個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煤、電、紙的消費，都要限制了，食糧大感缺乏了，糖蛋米要限制分配了，八九月間物價大增，而政府勅令則不准增加薪水和工資。日本人可以在中國剝削取價以濟自己的經濟困難，那簡直真是個迷夢！

阿部上台以後，新的經濟統制的規程，都屬於同一典型。對於被統制的貨物，海陸軍都要求充分的供給，海陸軍取得之後，其次輪到戰爭工業分取。平時工業和人民需要，只好拿點少量的剩餘。因為電力供給受限制，紡織業進一步受難，弄得紗布和人造絲生產大減。一般紗布廠，只能於日間得到電力的供給。政府一向反對的紡織廠家混合，現在却得到鼓勵，而從事合併，這樣小廠關門，而大廠存在。人民一切須收揮帶，早睡早起，少吃飯，還須替命省一點錢下來，存入儲蓄銀行，以供財務省用為戰債擔保。

十月六日所布的勅令，是要阻止物價高漲。依此勅令，一切物價——工資薪水房租小腳費——均限制增加，不得超過九月十八日的平面。但政府有權特許加價。這救令的最初要求，乃是板垣所提出的，而當時反對最力者則為財閥。這裏可看出阿部經濟政策的後面，乃是軍閥的勢力。

可是限制物價勅令，並不會打倒了日本經濟惡害之根，不久它將自己失敗。政府實物價高漲，由於投機買賣，這只是一部分的理由，其中尚有基本的理由存在。日本人一般均知道日本貨物缺少，日圓勢將減值而趨於通貨膨脹。上月月終，日本物價最高，而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額，也到了本年最高點，即超過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即使如官方所說，日本銀行還有五〇一、〇〇〇、〇〇〇日圓

的準備，則日本的準備標準，也要比中國法幣的準備標準低下了一半。日本的軍人們，不知道引起困難的不是日本的經濟，而是他們侵略的軍事。日本所以缺乏貨物，是因為一切供給了海陸軍，而平時工業爲了不生產的軍火工業而犧牲了。日本的通貨膨脹傾向，是因為一切都支付了對華作戰。日本經濟困難的歸根結底，是對華戰爭。日本軍人的行動，實超過了日本國家經濟力所能忍受的限度。

(John Ahlers著吉節譯，中美日報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二 物資動員已告失敗

甲 戰時經濟將陷入混亂狀態

日本戰時經濟的現況如何？這是每個抗日同志所關心的問題。本年四月，日本政府需要抑平物價，曾經成立「中央物價委員會」，以財界重臣池田成彬任委員長，該會會通過所謂「物價統制大綱」，並且說：「若物價一旦失其安定，激成物價飛騰的趨勢，就不可收拾，戰時經濟將陷入混亂狀態」。他們的預言僅僅經過六個月就中了。

原來日本帝國主義是先天不足的國家，這是盡人所知道的事實，在和平時重要原料還是要依賴外國的，戰時更不用說了。就中日戰爭前即是一九三六年的實情說罷，其主要原料依賴外國的實情大概是這樣的：

貨 名

依賴外國之程度

進口數目(千元)

%

鐵 鐵

九·八

四二、〇六四

| | | |
|------|-------|---------|
| 鐵石 | 五二・三 | 五一、一五〇 |
| 鋼 | 〇・二 | 二、八二五 |
| 銅 | 三六・五 | 五二、八七三 |
| 鉛 | 五四・五 | 一一、八三〇 |
| 亞鉛 | 九三・三 | 二六、八七三 |
| 錫 | 五二・八 | 一〇、九九六 |
| 原油重油 | 五二・九 | 一五、〇八一 |
| 樹膠 | 八〇・一 | 一二九、六八七 |
| 棉花 | 一〇〇・〇 | 七二、九五六 |
| 羊毛 | 九九・九 | 八五〇、四五一 |
| 水銀 | 九九・八 | 二〇〇、八九八 |
| | 九六・八 | 三、一二二 |

和平時候的情形已經是這樣的。戰時依賴外國的成分更加增多，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自九一八以來，軍閥就主張建設「國防國家」；就是說，要建設一個戰時能自給自足的國家，不必再仰求於外國，而能獨立應付中蘇兩面作戰的經濟力量。這是日本戰時經濟的中心目標，我們應該就這個目標加以檢討，自足經濟的目的就是要使其所需要的物資能供求相抵，所以自足經濟的問題的核心自然是物資動員問題，現在就這問題作簡單的剖述。

物資供應的三個階段

日本戰時經濟在其國防國家的建設還未成功的時候，已進入戰爭，所以更加深其困難，並且到處暴露其弱點，因為物資不足是公開的秘密。但是，日政府爲要提防混亂起見，將物資動員計劃的內容秘而不宣，其實受政府欺騙的只是日本人，外國人早已知道其內容的空虛，就是日本知識份子也是知道的。那末，貧弱的日帝國主義者怎樣地動員其貧困的物資來應付戰爭呢？木村氏說，日本動員物資的過程，計有三個階段。所謂三階段就是這樣的：

第一階段的物資動員計劃

就時間說，即是自七七事變起至二十七年六月止的一年間，在這個階段，日本戰時物資是從左列各種方法籌出來的：

- (甲) 擴充生產力，生產其必需的物資；
- (乙) 加強外匯的管理，限制非軍用物資和原料的進口，予軍用品以進口的優先權；
- (丙) 輸送黃金，以爲購買軍用品的資金；
- (丁) 消耗政府和民間的存貨。

第二階段是「池田物動計劃」

就時間說，即是池田藏相登台後至二十七年年底的半年間，在這個時期物資動員計劃已經覺得相當困難，其主要的困難是這樣的：

- (1) 戰線的擴大和蘇日關係的緊張，換句話說，就是進攻武漢的準備，應付張鼓峯的衝突和漁業問題的糾紛，軍部的要求很大，但是所有的物資很少；
- (2) 存貨已經用完了，所以不能再從存貨方面想法子；

- (3) 可以出口的黃金很少，只能依賴新產金做進口貨物的資金，但是產金只有一億八千萬元；
- (4) 因為限制原料的進口，結果出口日見衰落，致使進口能力亦隨而衰落；
- (5) 日本國內物價與國外物價的不均衡，世界的不景氣和各國的提高關稅，都是加深出口困難的原因；

(6) 生產力擴充計劃僅在開始，在事實上還不能解決當前的困難。

池田藏相在這種環境之下，決定其物資動員計劃的任務在於「振興貿易」「爭取外匯」，藉這種方法來爭取物資。池田為完成其困難的任務，採用左列各種對策：

- (1) 抑平物價，即是製定標準價格，公定價格，節省消費和統制配給；
 - (2) 節省物資，即限制或禁用外國貨，強迫國民使用各種代用品；
 - (3) 促進貿易，採用原料與出口連環制度，限制原料品的國內消費；
 - (4) 設「組合制度」，統制進口和配給；
 - (5) 增加限制使用的商品；
 - (6) 由日本銀行提出準備金三億元為貿易資金，提倡貿易；
 - (7) 限制「日元集團」的出口，將其商品運往第三國爭取外匯。
- 這是池田物動計劃的大概的情形，結果是失敗的，池田也就滾蛋了。
- 第三階段是「平沼內閣的物動計劃」

池田物動計劃的失敗在於進口能力估計的錯誤。首先池田估計進口能力為三十億元，繼改為廿五至廿六億元，其實從第三國進口的數量只有廿一億三千萬元，因為出口能力只有十六億三千八百萬元，其

僅要依賴現金的出口，所以池田的「爭取外匯」的策略算是一敗塗地了。

平沼內閣的物動計劃本來應該在二十八年三月間就要決定，因為物資缺乏無法抵補，致使幾次計劃都是紙上談兵，毫無結果，並且有許多困難橫陳於平沼內閣的面前。所謂困難就是：

(1) 池田以「爭取外匯」為政策的核心，並且極度限制國內消費，抑平物價，結果毫無所得而釀成嚴重的失業問題；

(2) 既往存貨已用罄，國內消費限制亦已至極點，戰時物資的動員已至侵蝕固定財產的階段，即是拆產作戰的階段；

(3) 中蘇兩面作戰，淪陷區工作所需要的物資，和生產力擴充計劃所需要的物資，統籌起來，其數量很多，遠過日本經費力所能負擔的程度；

(4) 惡性通貨膨脹的出現，促成物價騰貴的趨勢，物價問題已進入嚴重的階段；

(5) 出口振興政策的失敗。

這些艱難都是要待平沼內閣來解決的，原來本年度日本所需要的物資，共達一百零二億二千萬元，內容是這樣的：

(1) 一般會計及中日戰費八十八億元中，七成是物件費，即是六十一億六千萬元；

(2) 生產力擴充計劃資金五十八億元中，七成是物件費，即是四十億六千萬元。

據東洋經濟社的調查，日本生產力只有五十三億元可以供政府徵用，其他不足的物品就要依賴外國貨進口和節省民用籌出來。「無中生有」是一件困難的苦差事，青木企劃院總裁費了五個月的苦工，纔擬定所謂「十四年度物動計劃」和「交通電力計劃」；但是，六月遇到旱災，九月碰到歐戰，一切的計

劃都算是完事了！

平沼內閣的物動計劃，其內容是這樣的：

(1) 物資動員計劃，貿易計劃和交通電力計劃同時實施，相輔爲用；

(2) 劃定各種物資的供求表，按其比例實行配給；

(3) 在實施方面，加強「物資的配給」，「統制價格」，「統制消費」，「分配勞力」，「分配資金」，和「運用各種運輸機關」，即是從「限制」而入「統制」，再由「統制」而進至「直接管理」的階段；

(4) 採取左列各種政策，籌措物資：

(甲) 擴張生產力，此策與池田計劃並無二致；

(乙) 增加出口貿易，其所說的政策與池田計劃相同，但是所用的手段不同，池田立「貿易連環制」，平沼取「飢餓出口」政策，即是以食糧出口爲「爭取外匯」的手段；

(丙) 開發僑滿與中國資源；

(丁) 統制民用品和統制消費；

(戊) 考慮修改物資配給制度，即是準備管理配給制度。

平沼內閣的「物動計劃」，經過許多波折，計劃算是做好了；但是計劃是一個計劃，沒有物資是不能實行的，平沼內閣物動計劃的致命死症就是「物資缺乏症」。原來敗家子致其家破人亡的路徑，初則坐食遺產，繼則變賣家財，再則拆賣田地，終至家破人亡。日本戰時經濟的三個階段，也就是日本戰時經濟破產的路徑：第一階段是坐食「遺產」，依賴「存貨作戰」；第二階段就是搜集民間現款和外資出

售於外國市場，以此資金購買外國軍用品繼續作戰；第三階段是「飢餓輸出」和拆毀固定設備，繼續作戰，逐漸踏上破局的階段，平沼內閣的物動計劃就是第三階段的典型。

丙 新階段即是破局的前夕

軍部的喉舌「國民新聞」已經公開地說，「總動員體制已開始崩潰了」，就是說，日本戰時經濟已經開始崩潰了。日本戰時經濟的現階段就是破局的前夕，這不是我們的誇大的評論，而是日人自己的口供。那末，爲甚麼緣故，平沼的物動計劃實施還未至半年就要瓦解呢？這是值得我們檢討的。我們首先要知道這個計劃是一座砂上樓閣，不足的物資四十九億元的補充，並不是這個計劃所指出來的幾個對策所能解決的。該計劃的基礎已不穩固，中途又遇全國的旱災，華北的水災和歐戰的爆發，這些天災人禍已把其基礎摧毀淨盡了。日本全國的旱災，致使全國糧食短缺二千一百八十萬萬石，造成空前的米荒，促成社會不安，電力減少百分之廿八，煤減少百分之廿七。這個事實已將平沼的「交通電力計劃」打碎了，所謂生產力擴充計劃也就壽終正寢了。華北的水災，已將其建設中的工廠摧毀淨盡，僅工廠的損失就不止一億五千萬元（軍械軍火的損失還不說），歐戰的結果，竟使德日通商完全停頓，因此僞滿建設資金的百分之三十六，其來源亦斷絕，所謂產業四年計劃亦在無形中停頓下來。並且歐洲戰事發生後軍需原料不斷地漲價，僅一個月間已漲了六成半，外匯基金枯竭的日本，物價騰貴是他的致命傷，原料來源也就等於中斷了。沒有原料和動力，欲談建設是在做夢，所以開發僞滿和中國的資源，來補救物資缺乏，這種政策不過是望梅止渴的騙局而已。

平沼內閣用爲爭取外匯的「飢餓輸出」，因其出口的糧食有限（主要是雞蛋，罐頭和白糖），不但不發生效力，並且還抵補不過外匯的跌價。十月間對美外匯的公定匯水跌了百分之十五，這種損失實在要

使餓着肚皮的七千萬日人叫冤枉了。

平沼內閣的物動計劃失敗後，隨後而來的是通貨的脹膨，是物價飛騰，是工資降低，是食糧恐慌，這些事實已經使日本戰時經濟陷入混亂狀態了。十二月八日所公佈的明年度預算案更明白地告訴我們，就是說「日本戰時經濟的確已經在混亂狀態」，明年度的預算案，其總額比較本年度（一九三九年）預算增加十億元，其中二成半即是二億五千萬元是內務省的治安費，僅新增加的治安費就等於本年度內務省的總經費，阿部內閣在預算案上所表現的意圖和日本的現狀可不言而喻了。

日本戰時經濟現階段的特性，就是進入政治變革的階段，現在的危局絕非經濟手段所能解決的，日本的變革還在開始，這個變革不能順利開展，就要進入崩潰的階段，現在可以說是破局的前夕。

（吳平陽：時事類編特刊第四十六期）

二 物價繼續暴漲

暴日自從侵略中國以來，消費莫大的物資，因此犧牲民間需要，集中所有物資，專供戰爭之用。最初以為兩三個月就可制勝，雖則經濟遭受打擊，也不過短時間的事情。但是中國不但屈服而且愈戰愈強。暴日政府騎虎難下，也不得不聲明長期戰爭，繼續犧牲民用物資，以供軍需。但是在暴日當局的意思，也不過認為一年或半年稍為多點，總可結束。所以去年二月，提出總動員法的時候，陸相杉山元向議會保證，對於中日戰事，是不適用總動員法的。他的意思總以為對華戰爭是無須適用總動員法的，提出總動員法，是準備蘇聯參戰的。但是更出乎預料之外，中日戰事打到第三年，還是沒有結束的希望，眼見得就要到第四年了。暴日政府犧牲民用物資，專供軍需，不但民用物資缺乏到極點，就是軍需品也

同樣的缺乏。物資缺乏，便要漲價，這是必然的結果。但是漲價太甚，不但國民生活發生恐慌，就是政府的財政，也必然隨之膨脹，結果必致國家破產，人民也陷於塗炭之苦。所以暴日政府於無可奈何之中，只有以國家權力統制物價，對於一切必需的物品，都有公定的價格，賣者索價超過公定價格，就是違法，並且增加經濟警察嚴格執行。但是因為物資缺乏太厲害，需要者非得這種物品不可，而供給者因為公定價格太低，有時還不及販進的原價，只得告訴買者說「沒有一」。買者也知道其中奧妙，於是暗中交涉，顯出較公定高數成或數倍數十倍的價格購買，於是雙方成交。這就叫做暗盤或黑市。這種交易若被警察得知，賣者就要被警察帶去。兩年來，犯這種罪的人，總在五十萬人以上。因為人數太多，沒有這樣多的監獄監禁，所以只得選情節極重的，處以罰金，情節輕的就勸告了事。但是因為犯者太多，被處罰的人也就不以為恥；仍然是繼續他的黑市交易。警察因為沒有效力，也只得裝癡做聾，這是今年來的現像。黑市最厲害的要算鋼鐵，特殊鋼一噸的價，公定是三百圓，黑市是三萬圓，就是一百倍。其他也有數十倍，數倍的，沒有黑市的物品極少。在這種情形下，忽然歐洲發生戰爭，眼見得暴日輸入物資的路斷絕一條；另一條路，也被美國廢止商約，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就要斷絕。來路斷絕，物資更要缺乏，所以去年九月以後物價更是大漲特漲。於是敵政府非常恐慌，九月十日的閣議，決定停止物價，就是「發動總動員法（該法中有許多條早已發動）」，禁止物價，運輸金，薪金，不得超過九月十八日的價額再漲高一。這種命令，已於十月十六日發佈。但是命令雖發，而物價不特不因之停止高漲，並且弊害百出，愈阻礙物資的生產，愈刺激黑市的橫行，愈使惡性膨脹的危險增大。

在目前這種經濟社會中，物價的漲跌，完全受需要供給的支配。若是供給增加，需要減少，物價自然跌落；反之，若是需要增加，供給減少，物價自然漲高。就是說：需要供給關係是原因，物價是結果

。若要物價低落，只有從其供給關係着手，使供給豐富，多於需要，那麼物價自然低落。但是敵政府的方法是相反的，他不從原因着手，也無法從原因入手，只能以命令使物價不漲。所以他的結果，不僅是緣木求魚，還是火上加油。

普通一般物價，不管禁止不禁止，還是在高漲，且不去說他。單就煤炭同米兩樣來說，其結果就非常嚴重。

敵政府因為煤炭是一種必需品，並且需要量非常的多，所以從前就命令各種重要煤礦公司，結成一種團體，叫做「昭和組」。對於加入這團體的大公司，不但不許他漲價，還叫他跌落；其他各小公司，則不叫他跌價。結果「昭和組」各大公司，不但不增加生產，而且較前年減少；只有未跌價的小公司增加生產。這是因為煤價不許加，而機械工資動力費都增加，愈增加生產，愈無利可圖，所以資本家都不起勁。暴日去年缺煤，弄到不能發電，百業皆廢，就是不許煤漲價的原因。

敵國的米價，在去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前，限定最高為三十五圓四角；但是交易所漲到四十二圓，民間賣到五十元。政府不得已提升最高價到三十八圓，不許再漲，九月十八日以後更不許漲。但是弄到市場上無米可買，在十月以前，可說缺米是重要原因；但新米出後，仍然沒有人願照公定價格出賣。據十月三十一日國民新聞所載：東京只有六萬餘包存米，不到三萬擔。六百萬人的東京，只有三萬擔米，所以國民新聞說，米之不足，已成爲治安的問題。同時陸相畑俊六也在閣議要求，須使米之分配均衡，以掃國內的不安。所以內閣慌張，即刻下令，提高米價五元，並且附說在本米穀年度內不再漲價，就是防止國民再居奇不賣。但是因為價格仍可看高，國民還是不賣。四十三元的最高定價，能否堅持還是疑問，而民間賣米還是暗盤在五十元以上。敵政府從前聲明，米價是一切物價的基礎，非堅持三十八元的

定價不可，但是不久就漲起五元，還是不能滿足有米者的希望。這種基礎的米價，已是不能維持，其他的物價，也不能不任其在黑市中交易，自由漲價，政府不能干涉；否則就要弄到同米一樣的結果了。

照目前情形說，敵國物價不是一紙人命令就停止高漲，已顯然明白。要物價不漲，只有求物資的豐富，而在侵華戰爭進行期內，物資只有愈弄愈缺，那麼價格也只有愈弄愈漲。最後必因物資缺乏，物價暴漲，弄得經濟破產。

（大公報：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四 走向危境的對外貿易

日本的國外貿易，正對着一種要打擊他整個國家經濟與財政的危機走去。這一危機的大小，以及日本政府和他鬪爭的成敗，將決定日本在華今後的戰鬪力與陸海軍一般作戰的力量。

在經濟機構運用順利的平時，日本對於國外貿易的依賴，已較大部份其他國家和全部列強為多；戰爭期間，這種依賴自然更飛躍增加了。在此次的中日戰爭中，日本對於國外貿易的依賴，已漸較日本前此歷次戰爭時更為鉅大和明顯。現在，由於日本在華的冒險戰爭的延長，使他更要大量依賴國外貿易的支持。日本如不能繼續輸入與現在同等數量的軍需品和原料，以及輸出充分的商品和現金去作為償付這些輸入品的外匯，那麼，他的整個戰時經濟；他的國家預算，他的貨幣，甚至他的政治機構，將有陷於崩潰的危險。

中國的戰爭，使日本調整他對外貿易備受艱苦，重要的是犧牲了部份的和平工業，國民的消費。而且四個月以前，剛剛設法維持了財政的基金，美國却突然地給他一擊，宣告廢止美日通商航海條約，這一條約的重要性是遠甚於日本和其他各國的一切商約。他包括着日本輸入（日圓集團貿易除外）的百分

之四四·二三和他的輸出的百分之三十（百分比係以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八月計算）。這一條約的廢止，對於日本的意義，較英國對美廢止商約的意義更為重大，他的威脅，破壞了整個「大日本」的國外商業機構。東京的軍人對於這事雖然感到非常的不安，但其最初決定是：與其中止在中國所採取的反西方經濟與財政歧視的政策，甯願聽任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商約的失效。四個月以前，他們會希望能夠引誘美國另訂商約，和籌謀適當的方策，重新調整日本的戰時經濟，以應付新的局勢。

在那個時候，東京滿懷着德國和意大利也許能够援救日本經濟的幻想。日本軍人對於德蘇的接近，完全蒙在鼓裏，更絲毫沒有猜到歐洲會在秋季爆發戰爭。這戰事，在經濟上是另一種討厭而可怕的事，因為他立刻又使他們遭遇到許多貿易上、物價上和貨幣上的新困難。他使他們臨時費了三個月的時間去和這新的局勢相抗爭；而任何經濟問題都沒有獲得解決。現在日本雖有一個喘息的時間去考慮他對於美國的貿易狀態，然商約距滿期的時間只有一個多月了。至於商約將再延長有效期間，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前後另訂新約，此時還沒有這種徵兆。

行將迅速到來的一無條約狀態，已經在眼前美日的商業上投射着陰影了。美國銀行已連日本的第一等銀行所發出的信用票券，也不再無條件的兌付，而且必需有美國銀行正式擔保，這種擔保是極難找到的。美國已接受了日本定貨契約，其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後才履行者，大概另訂定一項條款，規定日本的購貨者必需負擔因商約廢止的結果而增加的一切費用。美國購買日貨的買主，也在契約上明白訂定此種額外的費用應由日本的賣主負責。日本對美國的商品定貨，和美國對日的生絲定貨，均將蒙受那行將到來的明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死亡線的不利影響。

日本軍人此時甚望從美國獲得任何他們所能得到的需用品。在最近幾星期中，他們不但向美國大量

地增加向來仰給於美國的軍用原料和其他需用品如石油製品的定貨，而且大量地定購着會被特別指定向德國、意大利和歐洲各國採購的機器和鋼鐵等。總計日本對美的定貨，在過去的六個星期中已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迫使他付出鉅量的現金作為這些定貨的預付款，以及清償短期匯兌的差額。因此日本銀行所剩餘的外匯週轉基金和其他的匯兌準備金，差不多完全被留作這些交易的備用金而不能作別的目的了。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後，一連串的懲罰事件必隨着日美之間的無條約狀態而發生，在美國的日本貨物和船舶將受了打擊。此種懲罰包括着對日本貨物的一切由日本船舶運往美國的貨物課以貨價百分之十的稅額；一切進入美國港內的日本船舶，增加十倍的噸位稅；同時一連串的其他對策，將使日本對美的貿易航運遭受極大的傷害。日美貿易所供給日本的外匯，幾達日本出口貿易所得的外匯三分之一，而日本對美的航運却佔日本商船收入的全部外匯之一半。

美日商約一旦失效，日本還將遇到一種更大的危險，因為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實行禁止一部或全部對日輸出。參議院外委會主席畢德門氏已擬就了一種授權總統禁止美國的軍火、鐵、鋼、碎鐵和石油製品對日輸出的議案。在過去的兩年半中，日本從美國輸入的軍需原料，佔他向國外購買的全部軍需原料三分之一，這些原料中有若干種因歐洲發生戰爭的關係，日本已不能從任何別的地方輸入了。

歐洲戰爭所帶給日本的各種貿易上的問題，日本並沒有法子解決，雖然這些困難還未達到極點。日本已失去了他歐洲貿易的一個重要部份，他的歐洲貿易佔其輸出的百分之十五和輸入的百分之十六（日圓集團貿易除外）。他從德國輸入的佔他由歐洲輸入的全部之一半，但幾個月來已經完全中斷了。蘇聯是否將讓日本和德國利用西伯利亞鐵道作大規模的運輸，這是一箇明顯的問題，主要將視東京對莫斯科

的讓步如何而定。六星期前，日本在和歐洲同盟國的談判中，曾獲得某種保證，即同盟國不妨礙德國對日輸出工業裝備的海上運輸，可是同時這種保證又被同盟國封鎖德國全部輸出的決議所取消了。同盟國和中立國（包括意大利）的不履行若干工業的定貨契約，也同樣使日本非常狼狽。此外爲了運輸的困難，在歐戰最初的三個月中，日本的輸入量遭受了大量的減少，那是不足爲奇的，這輸入的減少，迫使日本不得不縮小了擴張工業計劃的規模和延長其時間。

日本的出口貿易，在歐戰的衝擊下。發展是那變不規則的：在整個九月份中，他的價值扶搖直上，九月底達到了非常的高點，在十月的前三個星期中又急劇地下降，以後復經過一度激烈的增加。日本的出口貿易中，對德輸出部份已被歐戰所隔斷。不過德國僅佔日本的非日圓集團出口貨運的百分之二·五而已。這些損失，由於對亞洲市場的棉布，玻璃片和若干其他商品輸出的大量增加，已暫時獲得了抵償。日本的生絲價格有過一度很大的上漲，在橫濱每包會由一千三百元漲至二千元，但又跌落至一千八百五十元。生絲在日本對美的全部輸出中，幾佔百分之八十，日元的價值因此有了顯著的上升。

爲了輸出的價值高於輸入，使日本對於非日圓集團的貿易的差額得到很大的進步。本年度前八個月的平均入超數額爲六千萬美元，而十月份的入超僅二百萬元而已。不過這種現象只是暫時的，他是不會持續下去的：第一、每年最末的三個月，向來是對日本商業上的差額最有利的時期；其次，在以後的幾個月中，由於美國履行日本最近大量加添的定貨契約，將使日本的輸入大大的增加；最後，輸出暢旺的棉布，玻璃片等不久將被禁止了。過去兩個月中輸出增加的緣故，是由於售出舊日的商品存貨，這存貨因爲日圓貶值，外國購置者得以廉價買進，故容易售出。同時，棉布和玻璃的輸入增加，而日本國內這些物品的生產却更爲減少，這大約是由於原料和電力的不足緣故。於是存貨竭的問題又發生了，這將

使日本終止此項的輸出。

由於歐戰的發生，日本車輪輸出繁榮的幸運的預言雖已實現，然而中國的戰爭却阻止了日本去獲取這些可能的利益。最近幾星期中，日本會收到了許多定貨單，舊金山，加爾加答，巴拿馬，巴西，西非洲，埃及和曼谷的定貨爲罐頭，乾貨，機器，人造絲布，玻璃及瓷器；墨西哥的定貨爲鐵管，人造絲織品，紙張和鑲木；巴西的定貨爲赤燐；印度的定貨爲四萬噸的漂白粉，挪威五百萬只麻袋。這些定貨單全部來自那些自稱爲從未購過此種日本製造的商品的買主。然而，東京一中央對外貿易促進協會會報一會有這種記載，他很悲哀地說：日本的工業是沒有資格應付這些定貨單的。因爲一切可利用的外匯基金，全被留作爲應付那生死關頭日子的一九四〇年一月廿六日以前輸入美國一切可能獲得的軍需品之用，日本現在已沒有能力添購國外的原料來製造增加輸出的商品。日本大藏省繼續停止和平工業增加外匯的申請，甚且命令再減少所分配給這些工業原料輸入的外匯。

日本對外貿易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最近日圓隨着英鎊貶值。而日本大部份出口貨輸往的那些國家也同樣是貨幣貶值，因此只有很少一部份的運往其他國家的出口，才受到日圓貶值的激勵。另一方面，日本從各國輸入的大部份，因那些國家的貨幣最近並不貶值，使日本這些輸入品的價格大量地增加。日元貶值百分之十五，自然而然地把日本入口商的美貨價格提高百分之十八。最近日本的經濟雜誌多論及關於近來世界物價水準的劇烈提高，主張重新調整日本與安格魯撒遜國家間的物價關係，使其有利於日本，因爲多少年來物價水準，日本都高於許多國家。這事要使其有效，只有東京政府能够遏制價格在日本再度增加（這種增加是由於世界物價較高和日圓的貶值）；但東京對這方面是很少有成就的希望，而且有若干重要的商品如絲，棉織品，米已打破了九月十八日官定價格。這說明着日本的物價水準將繼續飛

躍增加。

總而言之，日本的對外貿易已遭遇了空前的困難和障礙。東京政府至今還不能想出方策來解決這嚴重的日本對外貿易問題。大概東京將循着少受反抗的途徑，依賴進攻中國以求出路，節省日本對日圓集團區域的輸出，同時加緊榨取中國的一切軍需原料以及其他能够從中國獲得的需用品。

(John Ahlers著陳斯英譯，時事類編特刊第四十六期)

五 歐戰給與暴日之打擊

(一) 日本與交戰國之貿易 一九三八年

(甲) 對英貿易(經濟統計年鑑二二四—二四五頁)單位千元

出口 一五四、九七二

進口 六三、一五七

出超 九一、八一五

右係對英本國之貿易，屬地不在內，對英關係貿易以外，外匯問題尤為重要。

對英屬之貿易

| 地方別 | 一九三七年出口 | 本年第一季出口 | 一九三七年進口 | 本年第一季進口 |
|-------|---------|---------|---------|---------|
| 香港 | 一九三、一五〇 | 六、二七九 | 五、三三二 | 九六 |
| 馬來 | 三、八六六 | 三、八三三 | 四七、七九五 | 一〇、一六九 |
| 海峽殖民地 | 六七、四三三 | 三、四三〇 | 六七、七九六 | 九、七八五 |

經 濟 的 窳 迫

| | | | | |
|---------|---------|---------|-----------|---------|
| 印 度 | 二九九、三六七 | 四九、〇五五 | 四四九、四八六 | 四五、五六〇 |
| 錫 倫 | 一八、六五六 | 三、〇五六 | 四、〇七七 | 一、〇一〇 |
| 巴 勒 斯 丁 | 五、七四五 | 七一九 | 五八七 | 四六四 |
| 雅 丁 | 一四、一七七 | 二、三五六 | 一、三五七 | 四三四 |
| 婆 羅 洲 | 一、〇四一 | 二二二 | 一八、七七六 | 二、六九三 |
| 加 拿 大 | 二〇、〇三六 | 二、七八一 | 一〇四、六九二 | 二六、九〇五 |
| 英 屬 南 美 | 七四七 | 六九 | | 一七一 |
| 埃 及 | 三二、七七二 | 三、四二七 | 七四、一一八 | 一一、四四六 |
| 蘇 丹 | 一五、八一 | 二、三六七 | 五、八五八 | 六〇四 |
| 南 菲 | 五三、七四九 | 八、四五〇 | 八八、八五二 | 一、六八八 |
| 澳 洲 | 七二、〇八〇 | 一三、八二八 | 一六五、二五二 | 二二、五三四 |
| 新 西 蘭 | 一九、三八五 | 三、〇四九 | 四八、六三三 | 六二七 |
| 緬 甸 | | 五、〇七〇 | | 四、七〇八 |
| 共 計 | 六七三、四八八 | 一〇四、五三八 | 一、〇八二、六〇二 | 一三八、八九四 |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註：(一)一九三七年之總貿易

出口三、二七五、四一八千元 英居二一·二%
 進口三、七八三、一七七千元 美居二八·六%

本 日 的 血 資

(二)一九三九年第一季貿易

| | | |
|----|-----------|----------|
| 出口 | 六二三、九八八千元 | 英屬居一六·七% |
| 進口 | 六九九、五四二千元 | 英屬居二〇·〇% |

(乙)對法貿易(同書)單位千元

出口 三六、八一四
進口 一三、五〇二

出超 二三、三一二

右係對法本國之貿易，安南等不在內。

對法屬之貿易

| 地方別 | 一九三七年出口 | 本年第一季出口 | 一九三七年進口 | 本年第一季進口 |
|------|---------|---------|---------|---------|
| 安南 | 四、六二四 | 四六九 | 二七、〇一二 | 六、〇七二 |
| 法屬南美 | 九三八 | 二七〇 | 二 | |
| 蘇馬蘭 | 五七二 | 二三 | 一、〇五五 | |
| 幾尼阿 | 三、五七三 | 九一 | 〇 | |
| 摩洛哥 | 一八、二八三 | 三、三〇三 | 一、五一八 | |
| 突尼斯 | 四五〇 | 二三 | 一、五六二 | |
| 共計 | 二八、四四〇 | 四、一八四 | 三一、一四九 | 六、〇七一 |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丙)對德貿易(同書)單位千元

出口 三三、一〇五

進口 一七一、一七〇

入超 一三八、〇六五

日對德入超多屬機器及軍火，入超乃以滿洲大豆抵補，於日本戰時經濟之地位尤為重要。

(丁)日對全歐洲之貿易(同書)單位千元

出口 二六一、〇〇四

進口 三七六、二六六

入超 一一五、二六二

註：(一)對德入超，遠在對英法出超總和之上。

(二)對德貿易中，捷克貨及奧國貨進口一千三百六十八萬元，尙未列入德日貿易表中。

(三)日貨在歐洲市場，交戰國居七八·五%。

歐洲貨運日總數中，交戰國居七〇·〇%。

(二) 德日貿易完全停頓

(甲)德日華北貿易協定

據讀賣新聞云(六月十三日)：德日華北協定中，日本擬運山東雞蛋二千萬元，山東花生三千萬元，共計五千萬元銷售於德國。

日本由德國購買資料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元，經羅華克公司辦理，此乃七月底公佈之德日商務協定之一部分，因歐戰發生，日之計劃挫折，即山東物資五千萬元，已無法換取器材及軍火。

(乙) 德僞「滿」貿易之停頓

德僞商務協定，雖經更新，且提高貿易數量，惟因歐戰，德國機器及軍火不能運日僞，僞滿大豆等類之出口貨多半又要假道蘇聯，故該協定亦等於零。

據東京朝日新聞七月十五日之記載，一九三八年度（即自一九三八年六月起至一九三九年五月止）之德日貿易如左：

僞滿貨運德 一一八百萬元

德貨運僞滿 四五百萬元

僞滿出超 七三百萬元

統觀日僞滿對德貿易，在一九三八年度，德貨進口共計二億二千九百萬元，即達日本進口貨（第三國貿易）之一五%。

又德僞貿易總額，僞滿出口一億一千八百萬元，即是去年僞滿對於「滿洲產業修正四年計劃」之投資三億二千六百萬之三六%，故歐戰對於日本僞滿及華北之打擊甚大，同時亦即是日本對華續戰及對蘇備戰之莫大打擊。

(三) 運輸發生問題

日本對華作戰，運兵及接濟軍火軍糧，一半要靠海運，日本雖有大商船隊，在對華作戰以後，尙感運輸力之不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政府租用船隻達一百七十五萬噸，其中八十五萬噸爲日輪，九十萬噸爲外輪。外輪之國籍如左：

英 輪 四十六萬六千噸

揚威輪

三十萬二千噸

其他

十三萬二千噸

共計

九十萬噸(每月)

歐戰後，英輪皆解約，其他亦為歐戰所吸收，故對華作戰上不足船隻在九十萬噸，對俄作戰在運輸問題一點，亦屬不可能。蘇聯可盡量對日加上壓力，亦不致引起大規模之戰爭。

在國際金融方面言，歐戰後租價大漲，去年十二月之租價(每噸每月租金)十一元，九十萬噸之租金一年要一億一千八百八十萬元，此已非日本外匯能力所能支持，今後租價更貴，絕非日本戰時經濟所能勝任者也。

(四) 海外物資之影響

(甲) 讀賣新聞(九月二日)之報告

(一) 歐戰暴發後，肥料來源將發生問題，如加里鹽去年進口二十三萬噸，係由德法美三國購買者，今後只能依賴美國。

(二) 機器類(包括軍火)在歐洲方面之來源為瑞典、瑞士、英國及德國，今後只能依賴美國。

(三) 煤油來源，在交戰國方面，係來自英國之婆羅洲及羅馬尼亞，今後只能求於美國。

(四) 對英法兩國之出品總額或將增加，但戰時保險將發生問題，只有以國營代之。

(五) 木漿來源將斷，故影響造紙工業及人造絲工業。

(六) 滿洲大豆之對德出口，將不可能。

故美日外交，尤其商約問題，將為日本戰時經濟之存亡問題。

(乙) 經濟學者社之報告及預測

「經濟學者」社曾於五月二十一日之該誌上，對於歐戰之影響，作如左列之預測：
(一) 軍用品之進口(一九三六年)
軍用品之進口，自一九三六年即不再公佈。茲據一九三六年之統計，略述如左：

(A) 鑛油

| | |
|----------|-----|
| 由美國進口 | 六三% |
| 由婆羅洲進口 | 六% |
| 由滿洲及中國進口 | 一% |
| 由荷屬進口 | 二五% |

(B) 機器(包括汽車及零件)，其來源加左：

| | |
|-------|-----|
| 由美國進口 | 五八% |
| 由德國進口 | 一九% |
| 由英國進口 | 一三% |

(C) 鐵鋼

| | |
|-------|-----|
| 由滿洲進口 | 八% |
| 由美國進口 | 四一% |
| 由印度進口 | 一二% |
| 由德國進口 | 六% |

經濟的窘迫

| | | |
|-------|---------|-----|
| (D) 銅 | 由美國進口 | 九七% |
| (E) 鉛 | 由美國進口 | 一〇% |
| | 由加拿大進口 | 四四% |
| | 由印度進口 | 一三% |
| (F) 錫 | 由馬來半島進口 | 五八% |
| | 由香港進口 | 一五% |
| | 由中國進口 | 一二% |

(二)重要商品之進口(一九三八年)

| | |
|-----|----------|
| 商品名 | 進口額(百萬元) |
| 棉花 | 四三六 |
| 豆類 | 一〇二 |
| 羊毛 | 九四 |
| 農產 | 七三 |
| 煤炭 | 六七 |
| 豆餅 | 五五 |

| | |
|-------|-------|
| 金圓集團% | 一六·四 |
| | 九九·五 |
| | 六·二 |
| | 七四·三 |
| | 八一·九 |
| | 一〇〇·〇 |

| | |
|------|-------|
| 第三國% | 八三·六 |
| | 〇·五 |
| | 九三·八 |
| | 二五·七 |
| | 二八·一 |
| | |

備考
印度及美國
澳洲

本 日 的 血 貧

| | | | | |
|------|---|-----|-------|-------|
| 樹膠 | 五 | 一 | 一〇〇〇〇 | 南 |
| 木漿 | 四 | 一 | 一〇〇〇〇 | 洋 |
| 硫安 | 三 | 二 | 五九〇〇 | |
| 鹽 | 三 | 〇 | 四六二 | 由南非洲 |
| 木材 | 二 | 八 | 九四〇 | |
| 麻類 | 二 | 五 | 六五〇 | |
| 磷 | 一 | 九 | 一〇〇〇 | 英、法、美 |
| 硫酸加里 | 一 | 七 | 一〇〇〇 | 英、法、美 |
| 合計 | 一 | 〇七三 | 六四〇六 | |

(A) 其中有幾種來源全絕。

(B) 其中有若干種物價飛騰。

(C) 因船隻不足，船資貴五成至三倍不等，故運輸不如意，運費之外匯亦發生問題。

(D) 一九三八年依賴外國物資達二十億九千九百萬元，軍火仍不計在內。

(E) 本年日本對第三國之貿易，第一季之入超為三億三千六百六十三萬六千元，出口比去年第一季

減少百分之三十六。

本年九月，對外貿易略有起色，係因預料歐戰提早成交所致。

(F) 美日貿易在一九三八年，日貨出口四億五千七百萬元，即日貨全出口之百分之十七。美貨運日，計達九億五千一百萬元，即全日進口貨之百分之三十五。

(五) 國際收支之影響

(甲)海運收支 在中日戰爭前，海運收入為日本外匯之一筆大財源，一九三六年有三億三千五百萬元，一九三七年以後即不公佈，一九三八年被徵用之遠洋航路輪船達八十五萬噸。據「美亞雜誌」(美國出版)之報告，一九三八年之海運收入，已減少百分之四十六，即減少一億五千四百萬元。

歐戰爆發後，租用外輪多被解約，故其困難更大。

(乙)外國旅客遊日之收入 在一九三六年有一億八百萬元，據「美亞雜誌」之調查，已減少百分之五十五，即減少五千九百四十萬元，歐戰發生後減少更多。

右兩項之減少，即等於日本產金總額。

(丙)保險收入 在一九三六年保險事業之國際收支情況，收入有一億三千七百餘萬元，支出有一億二千一百九十餘萬元，盈餘有一千五百餘萬元。歐戰發生後，倫敦市場對於保險及再保險事業，將發生絕大之困難。

(六) 日本戰時產業計劃完全停頓

歐戰發生後，因為物價飛騰，原料及製品進口之困難，外匯之枯竭，船隻不足及運費騰貴等各種關係，所謂「生產力擴充計劃」及「滿洲產業四年計劃」等，受莫大打擊，現在已完全停頓。

(大公報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六 「以戰養戰」可能麼？

「日本征服中國得到補償嗎？」這個問題常被提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他觸及一個與此不同的另

一問題，即近幾個月來同樣時常提到的問題：「日本侵略中國是否已開始從侵略中國中得到補償呢？」對於這個問題，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但是這兩個問題都沒有涉及事情的根底，他們含蓄這種假定：日本在中國的軍事冒險行動的費用和利益平均分派於全部日本人民，就是按每一個人或按照日本人民各種團體的相關經濟的及社會的重要性來分配。這種假定是錯誤的。日本侵略支付的秘密是：擔負巨額戰費的是除了獲得利益的那些人以外的日本人民大眾；戰費為勞苦大眾所出，而利益為少數人所得。基本的事實是：在日本，少數獲得利益的人是統治者，而擔負戰費的人民大眾是被統治者。這就是繼續保持整個冒險事業前進的契機。

一個假設的日本對華戰爭有限公司，以日本戰費預算為資本，以所有作戰費用記入借方，而將戰利品總額無論其為破產或將破產者作為信用擔保。這樣一個公司的理事，在任何國家的法律下必將以欺詐股東和債券者的罪名（如不以盜用的罪名）被裁判長期監禁。

任何總清算日本在華戰爭冒險事業的企圖，都不得不首先考慮戰費。在日本戰費預算中，表示出費用的最顯著並且很真實的最大部分，因為目前日本一九三九——四〇年會計年度，東京正作着約為八十六萬萬日元的總預算，其中三分之二分配給海陸軍省。對於預算資金轉為日本作戰力量可以設定約十萬萬日元作用在和平時期基礎上的陸海軍經常費，同時每年幾達五十萬萬日元投入對華戰費的無底漏桶。在日本陸海軍的真正非常「中國事變」預算中，表示出相差極微的數字，其差數是由於預算的技巧，諸如把傷兵費歸於經常預算的「公共福利」項下；運往中國鐵路材料的航運，歸於「投資」項下等等。

此外，還有其他實際費用。東京政府有使平時工業便利進行與擴張戰時工業的政策，在日本經濟上有着一般的戰爭損傷，還有大量生命的喪失。在軍事預算中，只要有足够的男子從事屠殺，那麼兵士

的喪失不過是補充和轉運的耗費而已。然而在中國前線喪失一個丈夫或一個兒子，對於農家是非常可怕的。如果除了這些不顯著的戰爭損耗外，僅依據預算中所列的戰費數字，那麼，每年五十萬萬日元或每月四萬萬日元稍強，不可否認的是對日本目前侵華戰費的一個極中肯的估計。

現在要問：日本從中國搶了多少東西可以抵償這筆戰費呢？凡是能够以日元和日本銅板計算的東西，日本政府從中國一點都沒有得着。日本在中國新的征服對於日本政府國庫並無絲毫財政上的幫助。無論日本在華軍事當局，或者那一個傀儡政府，都未曾匯一點錢到日本國庫裏去。東京政府在半官的華北華中開發公司中，具有百分之五十徒有虛名的股份。這些公司在中國佔領區中壟斷了礦產，鋼鐵工業，公共事業，交通和漁業，然而這些公司的總體現在還不是獲利的公司。這些公司在開幕的時候會允許按期付給某種最小限度的股息，但是幾個星期前，據東京報告：除非他們先在特種補助金的形式下得到支付股息的金錢，他們將不能夠支付一九三九年的股息。

日本政府對華作戰業已耗費了一百萬萬日元。這筆款子主要地由內債形式徵集來的，每年的利息約需四萬萬日元，這種利息完全要從日本本國生出。由於日本下一會計年度（一九四〇——四一年）日本作戰力需要五十萬萬日元以上的對華戰費，這一筆款子也將不得不藉債款來供給。每年日本由對華作戰負債所耗費的利息因此將達六萬萬日元，這種利息今天已吞沒了日本戰前從直接稅收的歲入一半以上。對華作戰，或日本支持這一戰爭每年超過五十萬萬日元的費用，都尙未見有止境。日本軍閥支持着政府期望巨大的戰爭賠款，將來可由中國親日的傀儡政權以一種或他種方式付給；然而這種的期望只能存在於軍閥的幻想之中。

那麼日本人在被征服的中國地域中沒有賺到錢嗎？當然，他們是賺錢的。但是賺錢的不是東京政府

，並且他們所得到的錢比他們所負擔的鉅大消耗相差甚遠，這種負擔正所以允許真正的賺錢者得以搜括中國的財富。過於中國的日本賺錢者約略可分成三類：軍閥，日本龐大的商業公司和一羣不足二十萬的日本人民（包括僱員，經理，居間人和小商人，隨軍者和小販等類型）。這些人和上層軍閥是真正的侵華戰爭的獲利者。關於日本大公司如三菱三井等，他們從中國獲得利益呢，抑或今日的侵華戰爭，結局必將使他們最後陷於為戰爭所傷害的危機頻仍和澈底枯竭的日本經濟地位，尙待觀其後果。這些公司戰爭狂熱的氣壓表，將延續一個很長時期逐漸穩定地下降。

日本軍閥在中國佔領區內用許多方法賺錢。最大的財源是在新佔領的城鎮徵發直接捐稅，例如：強制流通無價值的「軍用票」；從日本私家公司抽取特種捐稅，這種公司被委託管理已沒收的中國工業和其他財產；誘導日本商業及運輸公司從他們某些商業部門的壟斷榨取中（有着軍事上的援助）讓出一部分的利潤。自從這些方法進行以來，有多少收入經過榨取和賄賂而入於私囊中者還不能知道。不過大部份收入無疑地不是為個別日本軍閥所得，而是充作所謂特務工作的卑鄙基金。據說軍閥把若干這種基金作為他們自己應付將來緊急需要的準備金；然而其中大部份似乎又將消耗於不能為東京陸海軍預算列入的費用所應付之對華戰費項下。

日本軍閥在中國佔領區內所搜括的金錢，因此並不能直接減輕對華作戰所加於日本本國的財政負擔。日本軍閥並不用這些錢來代替從東京獲得的資金，而是要產生一個比在東京所取得者更大的戰費。他們在中國佔領區內的收入，不過是準備着在日本本國不能再向付稅者和公債認購者作更大的要求時應用的。除此以外，在華的日本上層軍閥可以從這些資金的處置上獲得某種個人的舒適，特別是可以得到比他們在本國窄狹的生活更高的更廣闊的生活享受。一切就是如此。很顯明地，在中國佔領區內搜括錢財

對於日本軍閥是十分重要，他們決不算停止這種活動。但是在這一聯系上，並無理由可以說是今後日本對華作戰冒險行動，開始可以「以戰養戰」了。

日本軍閥從中國長城以內所獲得的總數，以過去每月平均計，決未超過五千萬元（每元匯值約五便士）。這筆款子和東京每月對華戰費超過四萬萬日元（每一日元匯值爲十四便士）比起來並不算多。此外，南北傀儡政府每月收入另一個五千萬元，其中包括海關收入，名義上存於正金銀行，實際上再由該銀行「預付」給傀儡政府。但是傀儡們把他們所得到的錢又全都用光，仍然窮極潦倒，一無所有。不但他們的行政（對於不心服的民衆施以強制的行政），比中國國家行政遠爲耗費，並且傀儡政府素以詐取，賄賂，和所有各種欺騙營利，壟斷，投機等不可思議的總合而著名的。現有的傀儡政府的收入並不能拿來做爲日本的一種財政資金，只不過防止他們形成另一種財政負擔而已。汗逆兆銘活動，自己還沒有收入，現在還是要依賴日本軍特務資金的餵養。

同時許多日本私人企業也在中國佔領區內賺錢。有着大的日本商業公司，這種大公司並無所獲，或僅換得不重要的投資，管理有厚利的中國經濟企業。有着好幾萬中等的和小的日本商店以及個別商人，這些人在佔領區內很快地發了財，或者在這裏享受比他們在本國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儘管日本軍閥勒索捐稅，這種日本商業從被壓迫的區域所吸收來的財富在其本身是極大的。其中極小部分用不同的方式匯回日本本國。然而這些利潤的總數，比起對華作戰對於整個日本經濟的犧牲，還是極小。此外，若千日本大公司，似乎還不能以他們的中國戰利品，來補償他們在日本本國因戰爭所蒙受的失損。同樣的，在華的日本人民從征者也決不是全部得到成功，其中大多數完全失敗，被迫失望回國。

這一切很成熟地引到下面的結論，即日本繼續對華的戰爭冒險行動，對於上層軍閥，對於在華一部

分日本商人，對於侵略者所提攜的傀儡偽政府，以及對於日本本國發戰爭財的一小部分人，是一個有利可獲的事業。對於這些方面其所以成爲一個有利可獲的事業，只是因爲他們居於一種地位，誘導日本政府繼續對華作戰上犧牲日本本國的付稅者和公債認購者，每月必須耗費四萬萬日元以上的戰費。如果後者這筆費用列入計算，則對華作戰於日本財政上仍然是一個驚人巨大的虧空事業，前途尙無任何財政的解救，除非中止戰爭。但是必須記着這個事實：獲利者和虧空承擔者並不是一種人，而且前者統治着後者。

(Johns Ahler 著丹忱譯，時代批評第二卷第三十八期)

六 財政的窮途

一 財政危機的深刻化

日本的財政，自其國內法西軍閥擡頭後，即以軍事費支出爲中心。因軍費支出逐年增大，其整個財政支出遂亦因之而擴大。例如一九三一年日本財政預算不過十四億圓，但至一九三六年即增至二十三億圓，迨一九三七年其財政預算總額更增至二十八億圓。日本政府因財政的收入與支出方面不能成正比例的增加，以致每年都不得不依靠借債渡日。

日本政府在侵華戰爭發動後，其財政預算更形膨脹。「七七」事變後，日本政府立即通過臨時軍費二十五億元，以致一九三七年財政預算額達五十三億圓之鉅。至一九三八年，除普通預算二十八億元外，更通過追加預算六億元，特別會計（即戰費）四十八億五千萬圓。

去年度，日本所通過的臨時軍事費達四十六億元，此外，爲與列強競擴軍備，又決定追加預算六億七千萬元。

以日本的臨時軍事費來說，一九三九年較之一九三八年度的四十八億五千萬元，雖已減少二億五千萬元，但如果加上已決定的一般會計三十六億九千萬元，則一九三九年的預算額實際上已達八十九億六千萬元，較之一九三八年亦增多十億六千萬元。

總計一九三八年日本所化的戰費共達七十億三千五百萬元。若再加上本年度所通過的四十六億圓，則一九三九年的直接軍費，即達一百十九億五千萬元。

此項鉅額戰費，若與過去之「日俄戰爭」「日清戰爭」「時日本所消耗的戰費相較，實已等於過去七個「日俄戰爭」和四十八個「日清戰爭」了。

這樣突飛猛進的鉅額戰費支出，當然不是貧困的日本財政所能勝任。不久以前，日本前任財相兼商相的池田會說：

「不論爲充實國防而實行物資總動員的計劃如何，關於全部的財政經濟，一九三九年是一個富有決定意義的年份。我們應集中一切力量，來克服萬難前進」。

從池田這段含有警惕意味的話裏，可以看到在這兩年多的侵華戰爭中日本財政的窮窘。

日本政府對其日益增大的鉅額財政支出，究竟用何種方法進行籌措呢？其唯一可能的辦法，自然只有增加租稅，發行公債與濫發紙幣等。

(A)租稅已近飽和點首 先以日本的租稅來說吧。自「七七」自變後，日政府已實行增稅數次，如一九三六年日本國內租稅收入總額爲九二三、三〇二、六七三圓，至一九三七年，租稅收入即增至一、

七三七、三七二、五五六圓。至一九三八年度，日本人民所負擔的租稅更重，據調查，在這一年的租稅增加額，已達八八%，而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下議院更批准二萬萬圓之增稅案。

因租稅增漲無已，致日本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據日政府所發表的統計，其人民的直接稅負擔，在一九三六年，每人平均為七·一九五圓，一九三七年即增至十·九二二圓；到一九三八年，更增至十五·二七三圓。間接稅方面，一九三六年每人平均為十·五一圓，至一九三七年，即增至十一·六二圓；一九三八年更增至十三·二九九圓。兩者合計，則每個日本人平均負擔的稅額，已達三八·五七三圓。若再加上地方稅之每人負擔額二二·三二一圓，則每一家庭的租稅負擔額，即達二百五十四圓四十七錢。日本人民呻吟在戰時工農商業等的破產，萎靡，物價奇漲，收入方面日益銳減的情形下，即欲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已大感困難，那裏還有餘力擔負如此巨額的租稅？所以，從日本人民生活困苦狀況來說，日本政府的租稅發行額，實已達於飽和點了。

(B) 公債患消化不良症 日本政府增加租稅既不足以彌補其財政方面的巨大支出，退求其次，就只有發行公債以為挹注。

普通發行公債雖有外債與內債兩種，但在日本，外債發行可說已告絕望，民主國家如英美等固不會借債與日本，就是法西德意亦必「愛莫能助」，因德意之窮，正和日本不相上下。更何況日本對外信用破產，過去所發行的外債，在國際債券市場上，已大為跌落了！

例如，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九、十兩月中，日本所發行的英鎊四釐債券，已由六五·五一鎊跌至三七·六四鎊；英鎊五釐債券，由八二·五六鎊跌至四五·四五鎊；英鎊五釐半債券，亦由八七·八六鎊跌至五六·二九鎊；而英鎊之六釐債券，更由九三·〇一鎊跌至五五·三〇鎊。因此，日本政府現

時所能發行的，實際上只有內債一種。

以日本戰時的公債發行額而論，在一九三七年，日本政府所發行的公債數額，不過三十四萬萬圓。其中屬於一般預算者，約十萬萬圓，屬於臨時軍事預算者，約二十四萬萬圓。至一九三八年，公債的發行額增至五十六萬萬圓。其中屬於一般預算者，為十二萬萬圓，屬於軍事預算者，為四十四萬萬圓。至本年度，日本政府發行公債的數額，較之去年度更大，計達五十九萬萬二千五百萬圓。此種日形增大的鉅額公債，將如何消化，顯然已成爲日本一個致命的痛。

日政府發行公債，向來都是採取一種間接的募集法，即先將公債發交日本銀行，而由該行按照發行價格，墊付與該行的政府戶名下，作爲政府的存款，以備支用。另一方面，該行即將此項公債向有關之金融界兜售。日本公債之消化，除該行無法銷售時保存之作爲資金，暫時予以消化外，類皆爲大藏省存款部，各銀行，信託公司，信用合作社，工商金庫，保險公司等金融機關所消化。至於直接由國民應募者，至多也不過七八千萬圓。

從「七七」事變到一九三八年爲止，日本政府所發行的公債約二十億零三千萬圓之數，迄今無法消化。以該項剩餘額再加上本年發行的五十七億圓，兩項合計即達七十七億三千二百萬圓。

雖自去年秋以來，日本政府即千方百計的企圖擴大公債的推銷，如實施臨時資金調整法，擴充日本銀行保證發行限度，獎勵儲蓄與節約運動等，但成績還是不佳。

以日政府獎勵儲蓄一項來說，大藏省在上年度發起「人民儲蓄八十萬萬圓運動」，但結果並未如願以償。本年度大藏省又籲請人民儲蓄一百萬萬圓（最近又提高爲一百二十萬萬圓），顯然亦將無法達其目的。因日本政府的苛捐重稅，已使其人民的生活日益惡化與困難，在物價騰貴，一般薪給階級與勞動者

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儲蓄已成為不可能了。

(C) 濫發紙幣的惡果 日本政府當其種種消化公債的辦法均告失敗時，於是便只有濫發紙幣了。據調查，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額，在事變前的一九三六年當中，其最低發行數為十一億八千六百萬圓。自侵華戰爭發動後，因戰費支出異常浩大，其紙幣發行即日趨膨脹。例如，在事變的第一年中，日本紙幣的發行數量即增至十三億一千八百萬圓。到一九三八年更增至十六億七千萬圓。至本年度，紙幣的膨脹更趨積極，最近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數已激增至逾二十六億圓。

由於日本政府的濫發紙幣，已造成通貨膨脹之嚴重現象。雖則日本政府尚「掩耳盜鈴」的企圖抹煞事實，否認這一事態的嚴重性，但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之陰影，却已威嚇了每個日本人。

一般的說來，通貨膨脹並非如何可怕的現象，如近數年來英美等國為阻止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就往往採取通貨膨脹的政策，而實行貨幣貶值，以期挽救國內工商業之不景氣。不過，日本現時的通貨膨脹，却不能與此相提並論。因日本通貨膨脹的性質不同，日本通貨膨脹是惡性的，是完全由於瘋狂侵略中國不得不濫發紙幣所造成的。

雖日本政府為遏止其通貨膨脹之發展計，已採取「經濟警察制」，並加強其對於物價和物資的統制，但這種經濟警察制是否能獲得所預期的效果呢？現在且讓他們自己來回答吧：

「政府於去年以來，施行經濟警察制，企圖用軍律阻止後方經濟界的通貨膨脹。這究竟能獲得何種效果呢？徵諸經濟警察制的先進國——德國的前轍，關於經濟方面實行「用命令來束縛，用刑罰來鞭策」的制度，是絕無效果的。嚴格的說，警察不能老跟在每個國民的後面。……當然，我並不想說經濟警察是毫無用處的贅物，但說他足以制止通貨膨脹的堰堤，這種誇大的估價，是絕對有害的。通貨膨脹那

裏能够用這些治標的方法來制止呢？要知道戰爭必然會惹起通貨膨脹，又要戰爭，又要不使通貨膨脹的事態降臨，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否則那除非停止戰爭」（見日本『Economist』雜誌）。

自然，在目前的情勢之下，日本帝國主義是絕不會自動放棄其征服中國之迷夢的。因此，日本的惡性通貨膨脹將隨其侵華戰爭而日趨嚴重，業已無法能够遏止了。

日本帝國主義爲延長其侵略壽命而進行的戰時財政政策，因租稅增加已近飽和點，鉅額公債無法消化，濫發紙幣更造成了通貨膨脹的惡果，在此種走頭無路的局勢下，其唯一辦法，自然祇有對內澈底實施總動員法，對華使用「以戰養戰」的毒計，來作最後掙扎了。

但日本政府澈底實施總動員法，企圖以政治權力強迫國內各企業移其血本購買公債，以支持侵華戰爭，這種「竭澤而漁」的辦法，不但直接將使其國內各企業及金融機關，因資金之強制剝奪而更形衰萎，間接亦必使日本的財政源泉更加瀕於枯竭。且此種倒行逆施的結果，勢將益發激動其國內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而加深其革命危機。

至於日本目前對華所進行的「以戰養戰」的政策，企圖以盜匪式的劫掠來彌補其侵略戰爭的財政困難，在我們看來，亦必無法達其所預期的目的。因日本佔據區內中國游擊隊的日益擴展和強大，日本軍閥所進行的「軍事掃蕩戰」之屢次失敗，其所擬定對佔據區的「開發」和「建設」的陰謀，在游擊隊與人民協同抵制破壞與封鎖之下，必將永不能實現。

總之，日本帝國主義目前所施行的財政政策，不但不足以解決其財政困難，延長其侵略的壽命，反而更將加速其崩潰。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昏黑前途，已從其財政危機日趨深化當中明白顯示出來了。中國只要堅持抗戰，就不難於最近的將來得到最後的勝利。

一 破滅期的逼近

抗戰已經兩年餘，敵於佔我廣州武漢之後，反而急於求和，這原因，我們可於敵人的戰時財政上，找到比較可靠的說明。明白的說，我們這兩年來的抗戰，已使敵人的財政，感覺到萬分的困難，戰事再不結束，前途未可設想；加上其他政治的理由，遂使敵人不得不出於求和之一法。這事實，一方面是說敵人目前的求和，絕非悔禍表示，另一方面是說我們的勝利，已經逐漸逼近。現在試以「無情的」數字，證明這一事實的真相。先就敵人去年度（民國二十八年）的預算說起。

敵人去年度的預算，是以「儘量撙節」為最大目標。這中間曾經有過許多的波折，但其結果，單就所謂「一般會計」而論，經常費與臨時費兩者合計，仍為三十六萬九千四百六十六萬六千圓（日金下同），加上九萬一千零五十四萬三千圓的「國防追加預算」，與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三萬二千圓的「文治追加預算」，合共四十八萬零四百五十四萬三千圓，這就是敵人本年度的所謂「一般會計預算額」。這一預算額，與去年度的數字相比較，約增十二萬五千三百萬圓（敵去年度的「一般會計預算額」為三十五萬二千五百萬餘圓）。茲為求醒目計，列表如左。

(1) 民國二十八年年度敵歲入歲出預算表 (單位千圓)

| | | | | | | |
|------|-----------|-----|-----|-------|-----------|-----------|
| 經常部 | 二,三七八,四〇〇 | 四八四 | 三三三 | 五,一九七 | 二,三三八,〇八八 | 二,三三〇,四四九 |
| (歲入) | 二十八年度 | 追 | 加 | 一 | 預 | 算 |
| 本預算 | 國防費 | 文治費 | 合計 | 去年度 | 追加預算 | (包括追加預算) |

財 政 的 募 途

| 項 目 | 二七八年度 | | 追 加 | | 合 算 | | 去 年 度 總 預 算 |
|-------|-----------|---------|---------|-----------|-----------|-----------|-------------|
| | 本預算額 | 國防費 | 文治費 | 合 計 | 計 額 | | |
| 臨時部 | 一,三三,八六六 | 九二五,六八九 | 一八九,九九九 | 一,一四,六七九 | 二,四六,五五五 | 一,三三八,五八九 | |
| 普通歲入 | 四八,四七〇 | 一七七,六四四 | 八,四九六 | 一八六,二四一 | 六四,六二二 | 三〇六,五五六 | |
| 公 債 | 八〇九,一九五 | 七八,〇四四 | 一九〇,四九二 | 九八,五五七 | 一,〇〇八,〇〇一 | 一,〇〇八,〇〇一 | |
| 前年度餘款 | 八四,一六〇 | — | — | — | 八四,一六〇 | — | |
| 合 計 | 三,六九四,六六六 | 九二〇,五三三 | 一九九,三三二 | 一,一〇九,八七六 | 四,八〇四,五三三 | 三,五五五,〇〇八 | |
| (歲出) | | | | | | | |
| 經常部 | 一,九六二,九七七 | 六二,八四三 | 二二,三三六 | 二二五,一七三 | 二,〇六八,一五三 | 一,七九八,三九九 | |
| 臨時部 | 一,七七一,六八九 | 八二七,六八九 | 一七七,〇〇四 | 九四,七三三 | 二,七六六,三九一 | 一,七五二,四四三 | |
| 合 計 | 三,六九四,六六六 | 九二〇,五三三 | 一九九,三三二 | 一,一〇九,八七六 | 四,八〇四,五三三 | 三,五五五,〇〇八 | |

(2) 民國二十八年年度歲出預算合計表 (單位千圓)

至於這四十八萬萬餘圓「一般會計預算額」的支配情形，則如左表：

據此所示，則其支出項目，以大藏省（財政部）占首位（本預算與追加預算合計約十六萬萬元），次為陸軍省（本預算與追加預算合計約十萬萬元），再次為海軍省（本預算與追加預算合計約八萬萬餘圓）。但這只是敵本年度的「一般會計預算」而已，此外還有四十六萬零五百萬圓的「臨時軍事費」，故其總額就超過了九十四萬零九百五十餘萬圓。而這四十六萬零五百萬圓的臨時軍事費，陸軍部份占三十一萬四千三百萬圓，海軍部份占八萬一千二百萬圓，其餘六萬五千萬圓，則為預備費。固然，在這九十四萬零九百五十餘萬圓的總預算中，約有五萬三千五百萬圓是「一般會計」與「臨時軍事費」的重複，應當減去，而實際的數額，僅為八十八萬七千四百餘萬圓。但同時在此預算之外，去年度還新設了七萬萬圓的所謂「國庫負擔額」，這一「負擔額」的設置，目的在求充實海陸軍需的便利，故應計入敵去年度的支出之內。惟其如此，所以敵去年度的總支出，實達九十六萬萬圓的巨額。

| | | | | | |
|-----|-----------|---------|---------|-----------|-----------|
| 海軍省 | 六五、九二二 | 一五、八八〇 | — | 八六、七〇二 | 六〇、〇〇〇 |
| 司法省 | 五二、六七五 | — | 三三六 | 五三、〇一一 | 五八、五二二 |
| 文部省 | 一五、六八六 | — | 九二、七五 | 一六四、九六一 | 一六四、六六一 |
| 農林省 | 一四、九二 | — | 九二、〇六 | 一七、九四〇 | 一三、九三二 |
| 商工省 | 七、三九六 | — | 三、〇〇四 | 九、七〇三 | 五、六四七 |
| 遞信省 | 二六、三三四 | — | 三、三三三 | 三〇、六六七 | 二九、一五七 |
| 拓務省 | 四六、六四五 | — | 七、七 | 四七、四三 | 三、二八 |
| 厚生省 | 一三、八八九 | — | 三、〇〇四 | 一四、九三二 | 一六、〇五六 |
| 合計 | 三、六九四、六六六 | 九二〇、五五三 | 一九九、三三一 | 四、八〇四、五〇三 | 三、五五〇、八二七 |

敵去年度的總支出，竟達九十六萬萬圓的巨額；這最大部分的數目，誰都可以想到是用在「損人又不利己」的戰事上面。按敵自發動九一八事變那年（民國二十年）起，就踏上了所謂「非常時財政」的窮途。歲出額逐年膨脹，軍事費逐年增加；即在民國二十年，敵歲出總額尙僅十四萬七千七百萬圓，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即我實行抗戰的前一年，就增加到一倍半，計二十二萬八千二百餘萬圓，到了本年度，則竟增至六倍以上，計八十八萬七千四百餘萬圓（七萬萬圓的國庫負擔額尙不在內）。我們拿軍事費與行政費對此歲出總額的比率來說，在民國二十二年以前，都是行政費超過軍事費，民國二十二年以後，軍事費反而超過行政費；明白點說，在民國二十年行政費占百分之四四，軍事費占百分之三〇·一；在民國二十二年，還是行政費占百分之三九，軍事費占百分之三八·七；到了民國二十三年，軍事費就超過了行政費，前者計占百分之四三·五，後者計占百分之三一·七。直至本年度，軍事費竟占歲出總額的四分之三弱，實計六十四萬二千萬圓，以與民國二十年的四萬五千萬的相較，竟增十四倍之多；至於行政費呢？本年度僅占歲出總額的百分之一〇·九而已。詳見下表。

(3) 敵軍事費與行政費占其歲出總額之比率表 (單位千圓)

| 年 度 | 歲 出 總 計 | 軍 事 費 | % | 行 政 費 | % |
|-------|-----------|-----------|------|---------|------|
| 民國二〇年 | 一、四七六、八七五 | 四五四、六一六 | 三〇·八 | 六四九、五九六 | 四四·〇 |
| 二一年 | 一、九五〇、一四〇 | 六八六、三八四 | 三三·二 | 八五七、六二一 | 四四·〇 |
| 二二年 | 二、二五六、六六二 | 八七二、六二〇 | 三八·七 | 八七九、二二四 | 三九·〇 |
| 二三年 | 二、一六三、〇〇三 | 九四一、八八一 | 四三·五 | 六八五、二六五 | 三一·七 |
| 二四年 | 二、二〇六、四七七 | 一、〇三一、九三六 | 四六·八 | 六二三、一〇〇 | 二八·二 |

二五年 二、二八二、一七五 一、〇六五、四三五 四五、八 六九四、七二六 二九、九
 二六年 五、五一〇、四三二 三、九四二、一〇二 七、五 六一三、七三七 一一、二
 二七年 八、〇六七、一六一 六、一五三、七三〇 七六、〇 七二六、一一九 九、〇
 二八年 八、八七四、三五五 六、四三二、一五三 七二、四 九五一、五四八 一〇、九
 「備考」二六年以降加算臨時軍事費。行政費則除年金及恩給，國債費補助金，國庫預備金等，但
 二六年度以前則包括補助金在內。

假使這種巨額的軍事費，祇是一種臨時支出的性質，那事情還不算十分嚴重，但我長期抗戰已成既定國策，而列強環視，也使敵人不得有所顧慮；這就是說，敵人這種巨額的軍事費，決不是一種臨時的支出，而帶有經常的性質。敵人明白這一點，所以從去年起，就有所謂「陸海軍主要繼續費」的決定。這種「繼續費」，按照計劃，起碼要繼續到民國三十二年止，其數目實在可觀。列表如次：

(4) 民國二十八年度以降敵陸海軍主要繼續費表 (單位千圓)

| | 陸 軍 | 二 十 八 年 | 二 十 九 年 | 三 十 年 | 三 十 一 年 | 三 十 二 年 |
|----------|-----|---------|---------|---------|---------|---------|
| 國防充實費 | | 一四〇、七六六 | 一八八、〇〇元 | 二〇七、四八一 | 一三七、四六六 | 一五五、九三五 |
| 要塞整理費 | | 八、九六六 | 七、七〇〇 | 五、五五三 | KOP | — |
| 兵器其他整理費 | | 一三、五六七 | 一八〇、六六六 | 二〇二、八九九 | 一三六、八五九 | 一五五、六五五 |
| 航空隊其他改編費 | | 一〇、八八八 | 七、二一八 | 四、九六六 | 一六、四四六 | 九、〇〇〇 |
| 海 軍 | | | | | | |
| 艦艇製造費 | | 一五九、八七五 | 三五六、六〇七 | 三六四、八三六 | 三八四、一八五 | 二九〇、〇〇〇 |

| | | | | | |
|--------|--------|---------|--------|--------|--------|
| 陸戰隊整理費 | 21,100 | 103,400 | 5,365 | 14,400 | 31,600 |
| 航空隊整理費 | 65,000 | 7,800 | 51,850 | 69,400 | 12,600 |

這就是說，到了民國三十二年，敵人尙須支出陸軍充實及整理費，一萬六千三百餘萬元，海軍充實及整理費，三萬二千三百餘萬元；這也不能不算是敵國人民一種長期而繁重的負擔。

講到敵國人民繁重的負擔，我們必須進而一窺敵國這龐大軍事費的來源；換句話說，上面祇講到敵的歲出，現在要講敵的歲入。敵人爲要籌集這龐大的軍事費，祇有三種方法：第一是增加稅收，第二是增發鈔票，第三是募集公債。我們先從增加稅收說起，近兩年來，敵人曾經增稅至四次之多：第一次是於民國二十六年頒布「臨時租稅增徵法」，第二次又於同年頒布所謂「北支事件特別稅法」，第三次是於前年（二十七年）頒布所謂「支那事變特別稅法」，第四次就是去年（二十八年）頒布的「臨時利得稅法」。兩年以內，增稅四次，已可算是竭澤而漁。但其結果呢？固然是比平時增加了些，但其實數，就去年說，僅僅一萬八千萬元而已，以與上述龐大的軍事費相比較，那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其次講到增發鈔票。這兩年來，敵日本銀行的鈔票，已經增發了十餘萬萬餘元之多（據二十八年一月七日敵日本銀行的公告，鈔票的發行額爲二十三萬萬餘元）。這數目原已相當可觀，但用以應付龐大的軍事費用，自然還嫌不夠，餘下來的辦法，祇有募集公債了。這者不論，我們現在也以敵去年度的預算來說：諸如上述，就去年度的預算，其所謂「一般會計」等，共爲四十八萬零五百萬元，但其來源，竟有十七萬二千八百萬元是靠募集公債。這就是說，敵「一般會計」的歲入來源，其百分之三六弱是靠借債。詳而言之，在敵本年度的「一般會計」之內，約三十七萬萬元的「本預算」，其中除了二十八萬八千萬元是租稅及其他收入以外，竟有八萬零九百萬元是靠借債；又在「追加預算」中，九萬萬餘元的「國防

本日的血貧

費中，祇有一萬八千萬餘元的來源是靠竭澤而漁的增稅，其餘的七萬二千八百萬元全靠募債；同樣的情形，即約二萬萬元的「文治費」，祇有九百萬元是租稅等的收入，其餘的一萬九千萬餘元全靠募債。茲列表如左，以資參考。

(5) 民國二十八年年度敵藏入預算表

| 科 | 二十八年度 | | 追加 | 預算 | 合計 | 額 | 計 |
|--------------------|-----------|---|-------|----|-----------|---|---|
| | 本 | 預 | | | | | |
| (經常部) | | | | | | | |
| 租 | 一、七五二、八三〇 | | 四、一〇六 | | 一、七五二、八三〇 | | |
| 印花稅 | 九〇、二二二 | | 五五九 | | 九〇、七三二 | | |
| 官業及官有財產收入 | 三七二、六二九 | | 五 | | 三七二、六二九 | | |
| 通信事業特別會計繳款 | 八一、五〇〇 | | | | 八一、五〇〇 | | |
| 日本銀行繳款 | 一五、六六六 | | | | 一五、六六六 | | |
| 雜收 | 六五、一六五 | | 一三三 | | 六五、二九八 | | |
| 由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基金特別會計收入 | 六、九二六 | | | | 六、九二六 | | |
| 經常部合計 | 二、三七一、八四〇 | | 四、八五四 | | 二、三六六、〇三六 | | |
| (臨時部) | | | | | | | |
| 官有物賣價 | 七、一六二 | | | | 七、一六二 | | |
| 雜收 | 六一、八五三 | | 一、六〇〇 | | 六三、四五三 | | |
| 公共團體工事費繳款 | 五、二八八 | | | | 五、二八八 | | |
| 合計 | | | | | | | |
| 經常部 | 二、三七一、八四〇 | | 四、八五四 | | 二、三六六、〇三六 | | |
| 臨時部 | | | | | | | |
| 官有物賣價 | 七、一六二 | | | | 七、一六二 | | |
| 雜收 | 六一、八五三 | | 一、六〇〇 | | 六三、四五三 | | |
| 公共團體工事費繳款 | 五、二八八 | | | | 五、二八八 | | |
| 合計 | 二、三七一、八四〇 | | 四、八五四 | | 二、三六六、〇三六 | | |

途 第 的 政 財

| | | | | | | |
|-------------|-----------|---|---|---|---|-----------|
| 公共團體工事費分擔金 | 八、八八九 | — | — | — | — | 九、〇四九 |
| 學術研究獎勵金收入 | 三三 | — | — | — | — | 三三 |
| 由特別會計劃入 | 一、七九九 | — | — | — | — | 一、七九九 |
| 保險公司繳款 | 三、三五二 | — | — | — | — | 三、三五二 |
| 輸出補償收入 | 一、六七五 | — | — | — | — | 一、六七五 |
| 輸出資金前貸補償收入 | 三、七六八 | — | — | — | — | 三、七六八 |
| 臨時利得稅 | 三九、八四零 | — | — | — | — | 三九、八四零 |
| 利益分配稅 | 三三、三〇四 | — | — | — | — | 三三、三〇四 |
| 公債及公司債利子稅 | 一、四四三 | — | — | — | — | 一、四四三 |
| 通行稅 | 九、一四三 | — | — | — | — | 九、一四三 |
| 入場稅 | 八、一四四 | — | — | — | — | 八、一四四 |
| 特別入場稅 | 一〇三 | — | — | — | — | 一〇三 |
| 物品稅 | 五三、九六一 | — | — | — | — | 五三、九六一 |
| 由特別會計轉入一般財源 | 六、七〇〇 | — | — | — | — | 六、七〇〇 |
| 建築稅 | — | — | — | — | — | — |
| 娛樂飲食稅 | — | — | — | — | — | — |
| 臨時部計 | 四六、四七〇 | — | — | — | — | 四六、四七〇 |
| 收入合計 | 二、八〇〇,〇〇〇 | — | — | — | — | 二、八〇〇,〇〇〇 |
| 臨時部計 | — | — | — | — | — | — |
| 建築稅 | — | — | — | — | — | — |
| 娛樂飲食稅 | — | — | — | — | — | — |
| 臨時部計 | — | — | — | — | — | — |
| 收入合計 | — | — | — | — | — | — |
| 臨時部計 | — | — | — | — | — | — |
| 建築稅 | — | — | — | — | — | — |
| 娛樂飲食稅 | — | — | — | — | — | — |
| 臨時部計 | — | — | — | — | — | — |
| 收入合計 | — | — | — | — | — | — |

公 債 金 八元、一五、一七、〇四一
 前年度剩餘金轉入 八四、一六〇
 臨時部合計 一、三三、二八六
 歲入總計 三、六四、六六六
 一九〇、四九一
 一九八、五三七
 一、七五、七三三

以上所述，還值就敵去年度的「一般會計」而言，再加上因「特別會計」及「臨時軍事費」所發的公債，總數實達五十九萬二千五百餘萬元；申言之，即在去年度，敵在「特別會計」項下，尚須發行公債二萬七千三百萬元，又在「臨時軍事費」項下，亦須發行公債三十九萬二千四百萬元，加上上述「一般會計」項下的十七萬二千七百萬元，合計遂成五十九萬二千五百餘萬元的巨額。以與前年度（二十七年）相比較，「一般會計」項下要增發七萬一千九百萬元，「特別會計」項下，要增發一萬七百萬萬元，又「臨時軍事費」項下要增發十四萬七千二百萬元；合計增發二十二萬九千八百萬元。這情形，可看左表：

(6) 敵一般特別兩會計發行公債對照表 (單位千元)

| 種 別 | 前 年 度 | | 本 年 度 | | 預 定 額 | |
|----------|-------|---------|---------|---------|---------|---------|
| | 剩餘 | 預定額 | 發行 | 總額 | 數(追加) | 數(追加) |
| (一) 一般會計 | 1,291 | 9,163 | 10,457 | 9,482 | 975 | 8,974 |
| 道路公債 | 937 | 8,804 | 4,741 | 3,334 | 1,408 | 4,429 |
| 震災善後債 | 3,690 | 124,617 | 123,307 | 107,072 | 21,235 | — |
| 滿洲事件債 | — | 870,474 | 870,474 | 579,283 | 291,191 | 793,792 |
| 歲入補填債 | — | — | — | — | — | — |
| 合計 | — | — | — | — | — | — |

財政的算途

計 5,919 1,008,962 1,013,981 699,172 314,809 809,195 728,045 100,492 1,727,733

(特別會計)

| | | | | | | | | | |
|-------|---|---------|---------|--------|--------|---------|---|---|---------|
| 朝鮮事業費 | — | 106,000 | 106,000 | 88,000 | 18,000 | 164,768 | — | — | 164,768 |
| 台灣事業費 | — | — | — | — | — | 6,400 | — | — | 6,400 |
| 鐵道事業費 | — | 42,000 | 42,000 | 29,130 | 12,870 | 80,000 | — | — | 80,000 |
| 通信事業費 | — | 18,314 | 18,314 | 13,700 | 4,617 | 22,500 | — | — | 22,500 |
| 震災善後債 | — | 186 | 186 | — | 186 | — | — | — | — |

計 166,500 166,500 130,830 35,670 273,668 — 273,668

合計 5,919 1,174,052 1,180,481 830,002 350,479 1,082,864 728,045 190,492 2,001,401

支那事件債 928,800 4,463,490 5,382,290 3,700,500 1,681,790 — 3,924,070

總計 934,719 5,623,052 6,532,771 4,530,771 2,082,271 1,082,834 4,652,115 190,492 5,925,472

觀此可知，敵在去年度不但要發行去年度預算內所應發行的公債五十九萬二千五百餘萬元，此外還要補發前年度發行未了的公債二十三萬三千二百萬元（其中所謂支那事變費占十六萬八千二百萬元，其他事業公債及赤字公債占三萬五千萬元），兩者合計，敵去年度的公債發行總額要近八十萬萬元。一年以內要發行近八十萬萬元的公債，這還不是一個驚人的消息嗎？

前敵財政部長高橋是清曾經說過：「百萬萬元公債亡國」的話，意思就是：「日本如果發行公債到一百萬萬元，那末就要亡國」。現在敵在一年之內，就要發行近八十萬萬元的公債，截至本年三月底止，敵公債發行總額已達一百六十萬萬餘元，雖然現在還未「亡國」，但其危機的日益加甚，已為無可否

認的事實。我們如果認為高橋是清的話太簡單，少根據，那下面就有一篇「無情」的統計，可資證明。

(7) 敵國民經濟與國家財政比較表 (單位百萬元)

| | 推定國民所得 A | | 歲入總額 B | | 公債收入 C | | 資金積蓄 D | |
|--------|----------|-------|--------|-------|--------|------|--------|-----|
| | B/A | B/A | B/A | B/A | C/A | C/A | C/D | C/D |
| 民國二十三年 | 一一、七四一 | 二、二四七 | 一九・一 | 七四三 | 一、五九五 | 四六・六 | | |
| 民國二十四年 | 一二、五四四 | 二、二五九 | 一八・〇 | 六七八 | 一、二四三 | 五四・五 | | |
| 民國二十五年 | 一三、三七八 | 二、三七三 | 一七・七 | 六一〇 | 二、三八〇 | 二五・六 | | |
| 民國二十六年 | 一五、〇五七 | 五、四四四 | 三六・二 | 三、〇二九 | 四、七〇二 | 六四・四 | | |
| 民國二十七年 | 一六、九五四 | 八、四〇一 | 五九・六 | 五、四六一 | 七、一六八 | 七六・二 | | |

(備考) 財政關係數字，二四・二五年為決算，二六・二七年為預算，國民所得及資金積蓄，係東

洋經濟新報社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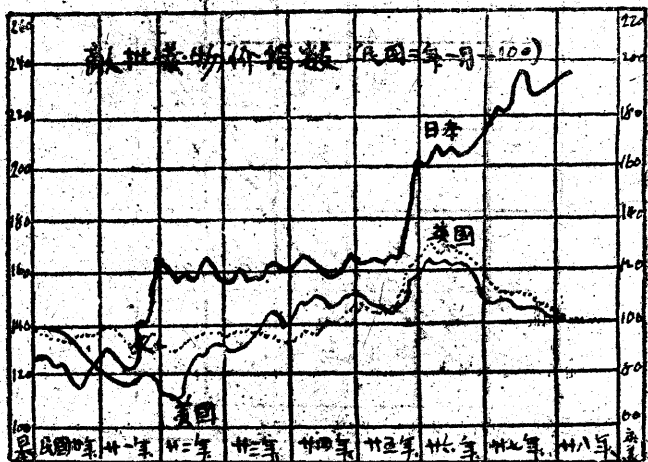
觀此可知，即就前年度而論，敵國民所得，竟有百分之五九・六為其政府所榨取，且最大部分用在「害人又不利己」的軍事上面。又敵國民積蓄竟有百分之七六・二，被其政府用「公債」的方式，掠奪以去；這就是說，每一敵國人民收入了一百塊錢，就要拿出近八十塊去購買毫無保障的公債。竭澤而漁的財政，本已不是辦法，專靠借債度日，更是危險萬狀。何況在增加租稅的政策之下，已經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蕭益以鈔票的濫發，勢必促使物價的飛漲。關於這種情形，有兩幅極好的統計圖，可資參考（圖見篇末）。圖一告訴我們，自從我國實行抗戰這一年（民國二十六年）起，英美物價都趨下跌，惟獨敵國的物價則扶搖直上；再由圖二，我們可以知道：敵人的鈔票發行額，增加極速，與此而成正比例上升的，就是敵國的物價。至其消費，生產指數，與農民捐數無不相反的下降，一面是鈔票濫發，物價暴

升，而另一而則係生產的減少，這是一種如何危險的現象！在這種現象之下，敵人民自然飽受壓迫與痛苦，而決不能以有名無實的一軍事勝利一為滿足，而必由厭戰而至反戰，這就是敵政府於佔我廣州武漢之後，反而急於求和的一個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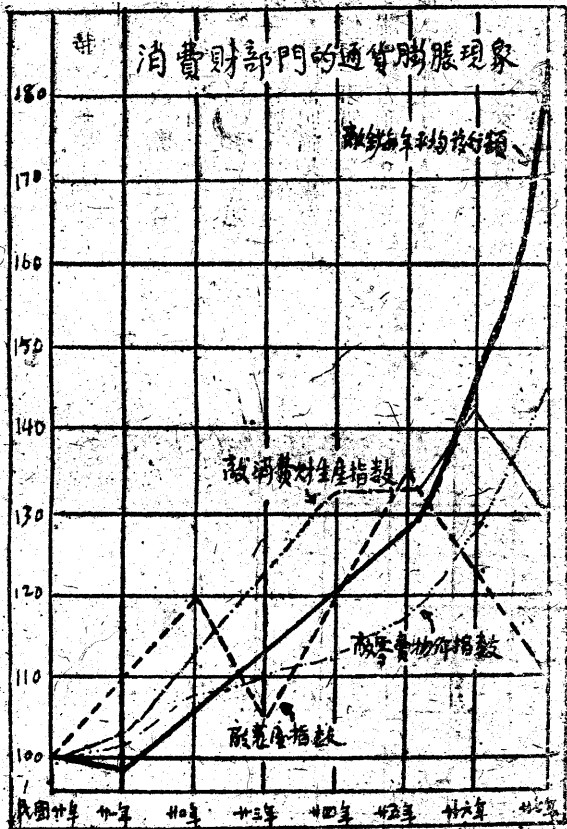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這決不僅是一句宣傳的口號，由敵戰時財政的危機，可以證明確是事實；不過我們要使這一事實實現，自然還得咬緊牙關，艱苦奮鬥。如果我們中途屈服，那就上了敵人的大當！

(周憲文，時代精神
第一卷第二期)

附圖表



附圖貳



七 金融之危機

一 通貨膨脹之矛盾性

戰時金融的使命，大家知道一面維持戰時經濟活動。一面調整國民經濟活動。戰時經濟活動是消耗性的活動，國民經濟的活動是生產性的活動，所以健全的國民經濟活動，是戰時經濟體制編成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即國民經濟是戰時經濟的基礎。戰時金融既負有此密切關係的兩經濟範疇調整與維持的雙重使命，由此也可以知道戰時金融活動對於戰爭的貢獻如何重大了。

大家知道，在戰爭時，國家財政必須支出以巨量的軍費和軍需產業活動上必要的資金，爲了一時籌籌劃此巨量的款項非常困難，所以最先是實行通貨膨脹，增加銀行券的發行額，以利活動。世界大戰時各國通貨膨脹的史實已經告訴我們，日本在此次中日戰爭時自然也逃不出這個例子。

可是日本現時經濟機構與現時國際環境，對世界大戰時各交戰諸國的情形完全不同。即德國雖無國際信用的援助，但因爲國內資源與技術可以自給，尤其是因爲德國卡特爾、辛迪加、托辣斯等企業聯盟組織的發達，所以經濟易於統制，通貨膨脹政策順利地展開。而英法諸國因有國際信用的援助，自然更無問題。但是日本在中日戰爭已經過十八個月的今日，國際信用依然沒有獲得援助，尤其是因軍需資源與軍需技術的不能自給，資本階級與軍部間矛盾的不能根本的消除，以及爲填補戰時貿易之基礎的金銀正貨的不足，結果是暴露了日本戰時金融極能先天的衰弱。

事實是如此展開於我們眼前：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止，日本通貨一路向膨脹之途發展，尤其是至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在日本通貨膨脹史上開了一劃期的紀錄。即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日本銀行券流通額為十六億四千萬日元，金準備額為五億二千四百萬日元；七月底銀行券流通額雖減至十五億八千萬日元，但金準備額也減至四億八千八百萬元。七月末的金準備率為三〇・八九%，六月末的金準備率為三二・九五%，由此即可知中日戰爭開始後一個月，日本通貨膨脹率已增加一・〇六%。日本當時在金準備減少的時候，把銀行券流通額亦酌量減少，並不是表示不需要通貨的增加，乃是因填補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平時貿易有六億日元的入超額，所以輸出金銀正貨三億九千萬元之外，在金準備上暫時移用了六千八百萬日元（即由三月的五億五千六百萬元降落至七月的四億八千八百萬元），但同時又懼信用膨脹過度而招來國內物價的激增與對外匯兌一先令二便士標準的動搖，所以通貨流通額也略為縮小。日本當時對通貨膨脹政策的所以要保持謹慎的態度，最大的原因是提防對外貿易的受阻礙，即物價增加將對輸出不利，外匯低落將對輸入不利，即因輸入原料價貴則成本增高，又因輸入不利與輸揚不利有連環之關係，結果對外貿易將全無利益故耳。

迨至八月，上海事件勃發，展開了中日全面的大戰，日本軍事費需要激增，日本銀行券流通額突增至十六億六千萬日元，但同時却把金準備每日元的含金量〇・七五克減至〇・二九克，所以八月二十四日的四億四千五百萬日元金準備額至八月二十五日即一躍而為八億〇一百萬日元了。表面看來，銀行券流通額增加，同時金準備也增加，似乎通貨未有如何膨脹，但實際上銀行券流通額增加，同時，金準備未有增加。金準備黃金每日圓含金量由〇・七五克減至〇・二九克，即減少了六一・三四%，所以八億〇一百萬日圓的金準備額在實際上僅三億〇九百六十七萬日元。由此更可見非但未見增加，而且更減少

了一億三千五百萬日元。是故八月末的銀行券準備率實際上已經低落至百分之一八·六五，而名義上却似乎增至百分之四八·二五。

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因軍事行動隨進佔南京而擴大了範圍，軍事費的需要突增，日本銀行銀行券流通額數字上激增至二十三億九千九百萬日元（是月最高），而金準備額仍為八億〇一百萬〇〇二千日元，是故其實際的準備率已低落至百分之一二·九一。

自一九三七年末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末止，日本銀行紙幣流通額始終在二十億圓左右，表面看來，似無驚人的再激增，但實際上因自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八億〇一百二十八萬六千金準備中突然移去了三億日元，故自七月十九日後實際準備率尤為低落。即五億〇一百二十八萬六千日元，名義的金準備額實際是僅剩了一億九千三百七十九萬七千日元，而七月末的銀行券流通額為二十億四千二百八十七萬六千日元，是故實際準備率更低落至百分之九·四九。十月末銀行券流通額為二十一億八千二百八十萬一千日元，而金準備額如舊，故實際準備率又更低落至百分之八·八八。

由此可知日本銀行銀行券準備率自中日戰爭勃發時之三〇·八九%逐漸低落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末的八·八八。在這十六個月間，紙幣的實際準備率激落了七一·二五%，亦即通貨膨脹率激增了二四七·七五%。但在名義上却沒有這樣大。

在通貨膨脹率激增二四七·七五%的過程中，純國際貿易的入超額却與時俱增，本來入超的增大原是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但又因通貨膨脹而促成了純國際貿易的入超，所以這兩個戰時經濟現象範疇的矛盾相互為因地循環之結果，愈使其矛盾的深化了。要說明其中的關係，先要拿事實來證明。即通貨膨脹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由於金準備的低減，一方面是由於銀行券發行額的增加。銀行券發行額的

增加是由於軍事費支出增加而來，金準備的低減是由於貿易入超而來，所以，我們說，純國際貿易的入超是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但是通貨膨脹的結果必有此兩現象，一為對外匯兌率的低落，一為國內物價的增高。外匯的低落對於日本的輸出業用原料如棉花、羊毛、木漿等的輸入價格一定增高，而國內物價的增高一定也連帶輸出商品價格的增高，於是輸出商品價格受了二重影響而更為增高。在這一點上來看，日本戰時純國際貿易的輸出已經喪失了戰時勞動輸出的意義。更使日本輸出業受到影響的是在世界商品市價因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而一齊低落，縱令世界各國不共同對日經濟絕交，日本的輸出貿易也無法勉強競爭了。更何況全世界人民由於對中國同情而來所施行的不購日貨運動的漸趨強化，這自然使日本輸出貿易有減無增了。而日本軍需品及軍需資源是無論如何不能不照常輸入的，結果不得不使純國際貿易的入超了。自然，日本要填補入超，一定又要動用金準備，金準備愈少，愈要使通貨膨脹率增大，通貨膨脹尤大，則外匯愈低物價愈高，於是輸出愈減而入超愈大了。這是通貨膨脹與對外貿易兩個矛盾的循環，循環愈多，矛盾愈深，勢必要促成金融機構的崩潰了。

外匯與物價的變動雖為通貨膨脹與對外貿易矛盾的循環過程中的現象，在其矛盾循環的過程圈中負了被動的任務；但是外匯與物價由於被動而來的變動更會發生一種主動的變動，這種主動的變動對通貨膨脹與對外貿易矛盾循環圈中所發生的作用是錯綜複雜的矛盾連環，即外匯與物價暫代名為B與C，通貨膨脹與貿易為A與D，由於A與D矛盾循環所投與BC被動的變動，BC自身發生一種主動的變動，加入於A與D的矛盾循環，就成了四個矛盾的單位的互相循環，就成了A與BCD的矛盾循環，也就是B與ACD的矛盾循環，也就是C與ABD的矛盾循環，自然也就是D與ABC的矛盾循環了。這就是由二個矛盾的循環化成了六個矛盾的循環。

金 融 的 危 機

這六個矛盾循環的連環現象的進展是這樣的：通貨膨脹愈大，則外匯愈低，物價愈高，而貿易入超愈多；外匯愈低，則通貨愈膨脹，物價愈增，入超也愈增；物價愈高，則通貨愈膨脹，外匯愈低，入超亦愈高；貿易入超愈大，則通貨膨脹愈甚，外匯低落亦愈甚，物價增高也愈甚。為求事實的佐證，特將日本銀行券流通額，金準備額，對美匯兌，批發物價及零售物價，對外貿易等列表如后：

| | | | | | | | | | |
|----------|-------|-------|--------|---------|---------|-------|-------|-------|-------|
| 日本銀行券流通額 | 金準備額 | 實際準備額 | 實際準備率% | 純國際貿易輸入 | 純國際貿易輸出 | 入超額 | 批發物價 | 零售物價 | 生活費 |
| 單位百萬元 | 單位百萬元 | 單位百萬元 | | 每百日元 | 單位百萬元 | 單位百萬元 | 單位百萬元 | 單位百萬元 | 單位百萬元 |
| (月末) | (月末) | (月末) | (美元) | | | | | | |
| 一九三七年六月 | 一、六四二 | 五、四〇 | 三、七〇五 | 二六、七五 | 一九九二 | 一七 | 一九 | 一九 | 一九 |
| 七月 | 一、五八〇 | 四、八八 | 三、〇八九 | 二六、九二 | 一九五〇 | 一七 | 一九 | 一九 | 一九 |
| 八月 | 一、六〇〇 | 四、〇二 | 三、〇〇 | 一八、六七 | 一九〇八 | 一七 | 一九 | 一九 | 一九 |
| 九月 | 一、七〇九 | 四、〇二 | 三、〇〇 | 一八、二四 | 一九九〇 | 一六 | 一九 | 一九 | 一九 |
| 十月 | 一、七七一 | 四、〇二 | 三、〇〇 | 一七、三五 | 一九〇八 | 一七 | 一九 | 一九 | 一九 |
| 十一月 | 一、八七八 | 四、〇二 | 三、〇〇 | 一六、五一 | 一九〇九 | 一八 | 一九 | 一九 | 一九 |
| 十二月 | 一、三三五 | 四、〇二 | 三、〇〇 | 一三、四五 | 一九二〇 | 一八 | 一九 | 一九 | 一九 |
| 一九三六年一月 | 一、〇四九 | 四、〇二 | 三、〇〇 | 一五、三三 | 一九二五 | 一八 | 一九 | 一九 | 一九 |
| 二月 | 一、九三〇 | 四、〇二 | 三、〇〇 | 一六、〇六 | 一九三〇 | 一四 | 一九 | 一九 | 一九 |

| | | | | | | | | | | |
|----|-------|-----|-----|--------|--------|-------|-------|------|-------|-----|
| 三月 | 一、五六一 | 八〇二 | 三三〇 | 一五、八八九 | 一五、〇〇四 | 一八六、〇 | 二二二、八 | 六三、二 | 二二二、二 | 一九三 |
| 四月 | 一、九八六 | 八〇二 | 三二〇 | 一五、六一 | 一五、〇〇元 | 二〇五、五 | 二一九、九 | 八五、六 | 二二二、四 | 一九八 |
| 五月 | 一、九五五 | 八〇二 | 三二〇 | 一五、八六 | 一六、九四九 | 一九五、六 | 二二四、六 | 八一、〇 | 二二七、六 | 一九八 |
| 六月 | 二、〇七四 | 八〇二 | 三二〇 | 一四、九五 | 一六、九〇四 | 二〇二、三 | 二〇八、二 | 九四、一 | 二二七、二 | 一九七 |
| 七月 | 二、〇四三 | 五〇一 | 一九四 | 九、四九 | 一六、七四〇 | 一六二、三 | 一〇二、九 | 五九、四 | 二二五、八 | 一九九 |
| 八月 | 二、〇三一 | 五〇一 | 一九四 | 九、三七 | 一六、四五六 | 一五九、九 | 一四〇、四 | 一九五 | 二二二、二 | 一九〇 |
| 九月 | 二、〇九五 | 五〇一 | 一九四 | 九、三三 | 一六、〇〇〇 | 一五九、七 | 二二五、五 | 三〇、二 | 二二〇、七 | 一九四 |
| 十月 | 二、一八三 | 五〇一 | 一九四 | 八、八九 | 一七、八三 | — | — | — | — | 一九四 |

(備註) 實際準備額係由日本金準備每日圓之含金量由〇·七五克減至〇·二九克算出，含金量之減少係據 John Harding 氏調查。純國際貿易係除去東北四省旅順大連及華北華中。

我們將一九三八年九月與一九三七年九月來比較：日本銀行的銀行券流通額增加了二二·五九%，名義金準備額減少了三七·二〇%，而實際金準備額更減少三七·四二%，於是實際準備率竟慘跌四九·一七%；對美匯兌低落了三·〇六%；純國際貿易輸入減少三三·六六%，輸出減少了四二·四七%，入超遂增加了九三·五九%；批發物價增加了一二·四八%，零售物價增加了一四·六一%，生活費也增加了八·二〇%。這許多現象可說是上述的六個矛盾循環到達最近階段的結果。

先來看外匯對諸經濟現象矛盾的關係和其循環。日本外匯的低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因戰時外匯管理的嚴厲，由輸入貿易的見地來看，無異是限制輸出業所用原料的輸入，所以其對於整個貿易的關係，無異是一類自殺行爲；然而軍需輸入是不能減少約，為填補軍需資材入超的輸出製造品，既因原料輸

入的限制，自然就失去輸出的意義，而本國所產的原料又非常之少，於是就不得不以金銀的輸出，金銀中尤其是銀也非常缺乏，所以結果是動用了金準備的黃金，這無異是膨脹了國內信用而去維持國外信用。因為限制原料的輸入，僅是限制，不是絕對的杜絕，所以對外信用的維持是不能忽視的；要維持國外信用，當然要依賴於外匯基金的保持常態，可是外匯基金因軍需資材的購入愈蝕愈少，於是由於外匯基金減少而來的現象是外匯管理的更嚴厲和外匯低落的更甚，更由上述二現象的交互作用，結果是對於原料的輸入縱令是限制而事實上等於杜絕了。更因外匯低落所致輸出業成本的加重，海外商品市價低落所致輸出品價格的必須抑低，結果就成爲了毫無利益的輸出，亦即失去輸出的意義，這個現象於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期最爲顯著。即九月與六月相比，外匯低落三·〇六%，輸入低落二·〇六%，同時輸出增加一九·六八%，入超減少六七·九一%，批發物價低落二·七四%，批發物價的低落即表示輸出品價格的抑低，而同期間零售物價依然增加三·五五%的事實，就是批發物價的低落是抑低輸出品價格的事實證明。因爲批發物價的低落是對外的關係，與國內無關，所以在生活費仍增加一·九三%。但是日本的對外貿易輸出並未因人爲的抑低輸出物價而回復其增加，九月與六月相比雖加一九·六八%，但九月比八月却又低落了七·七六%。而外匯自一九三八年二月以降至最近止呈現了螺旋低落的趨勢，不管其外匯管理如何嚴密。由於外匯低落，輸入貿易自六月以降，也呈同樣的低落趨勢，即九月比六月竟激減二一·〇六%，自然軍需資材的輸入隨戰爭幅員的廣大當然有增無減，而減少的當然是輸出業用原料的輸入。在這種矛盾的發展下，所以自八月以降入超又呈增加了，在此說明了輸出品物價抑低政策的失效。於此可知外匯的低落雖由ACD的矛盾而來，但正因外匯的低落而加深了ACD各個的矛盾和複雜了諸矛盾的循環。

現在再來看物價對諸經濟現象矛盾的關係。因限制原料輸入，通貨膨脹及公債增發而物價隨之增加後，首先影響於輸出貿易的，是輸出品價格的增高。但正因輸出物價增高而召來輸出貿易的困難之結果，勢必入超增大，入超增大，則勢必金準備因移作填補入超之用而愈減少，結果通貨愈為膨脹而物價愈為增高。這只要看一九三八年六月比二月的諸經濟指數，物價增加六·九九%，同時輸出貿易却低落了六·五一%，而入超額即增加了二八二·五二%之鉅，隨而實際金準備至七月十九日立即低落至一億九千四百萬日圓，實際準備率是由二月的一六·〇六%低落至七月的九·四九%。於是日本財政當局立刻把批發物價（輸出品部份）抑低，七月比六月突然低落一·四，七月以降至十月仍繼續抑低，希望輸出貿易得以增加，這在八月雖見有若干效果，即八月比七月突增了三六·四九%，但九月比八月又低落了七·七六%。輸出物價低落，國內物價增加，這只要看零售物價九月比六月增加了三·五五%，而六月比三月僅增加二·〇七%就可知。這可說是對外困難的轉嫁於國內，而加深了國內的困難。

二 金融界空前之梗塞

由於上述諸矛盾的循環之結果（在現階段），國內輸出業頓呈整個的萎縮，於是表現於金融界的，是空前的呆滯。輸出業萎縮的原因，不僅由於以上諸矛盾的循環之結果，尚有由於勞動力移向於戰場而來的生產力之不足，這雖有農業勞動力的移補於工業上，但因不斷的死亡於戰爭與生活費極度增高所致勞動羣疾病發生之增加，勞動力還是不足。

隨着輸出業萎縮而來的是遊資的增加，同時因提高儲蓄力作為消化公債的矛盾政策之施行，更促進遊資的集中。這現象表現於銀行的營業上是存款的增加。自然，輸出事業萎縮，放款是決無增加之理。在

金 融 之 危 機

這兩個矛盾現象的發展下，金利是愈趨低落，而金融業的證券市價也愈趨低落了。茲列表如後：

日本金融業活動諸指標

(表中一月至十月，指一九三八年而言。)

| | 一月 | 二月 | 三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同 期 | 一九三 七年 增減 率 % |
|--------------------------|--------|--------|--------|--------|--------|--------|--------|--------|--------|--------|--------|---------------------------|
| 全國銀行存款 (百萬元)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一五,五三二 | (十二)〇・一 |
| 全國銀行貸款 (百萬元)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一〇,九七三 | (十九)・三 |
| 活期借款利率 (毫) | 六二 | 六四 | 六六 | 六三 | 六三 | 六二 | 六三 | 六五 | 六一 | 六三 | 七〇 | (一)〇・〇 |
| 全國票據交換 (百萬元) | 五,八六三 | 六,五五四 | 七,六八六 | 七,四五一 | 七,四九九 | 七,二八九 | 七,三九六 | 六,九三七 | 六,四九四 | 六,五〇〇 | 六,四三七 | (十一)・〇 |
| 全國普通銀行 國債所持額 (百萬元) | 二,六九六 | 二,七六一 | 二,八四七 | 三,〇〇六 | 三,〇四三 | 三,三五一 | 三,四六三 | 三,四九二 | 三,五九一 | 三,六五五 | 二,四九〇 | (十四)六・八 |
| 全國儲蓄銀行 國債所持額 (百萬元) | 一,一六四 | 一,一八一 | 一,一四五 | 一,一三〇 | 一,一三三 | 一,一五一 | 一,一三八 | 一,一〇一 | 一,一三八 | 一,一六〇 | 一,一三三 | (十二)・二 |
| 全國特別銀行 國債所持額 (百萬元) | 三三二 | 三三一 | 三三七 | 三三七 | 三三七 | 三八五 | 五〇一 | 五六二 | 六〇三 | 六六〇 | 三三二 | (十九)九・四 |
| 全國國債利率 % | 三・八八六 | 三・八八〇 | 三・八八四 | 三・八八三 | 三・八八六 | 三・八五五 | 三・八四六 | 三・八四四 | 三・八三四 | 三・八八六 | 三・九二七 | (一)二・八 |
| 內國債累積額 (百萬元) | 一〇,八八六 | 一一,一八六 | 一一,五七二 | 一二,〇三三 | 一二,四三三 | 一二,七三三 | 一二,九四〇 | 一三,一三四 | 一三,三五四 | 一四,三三四 | 九,七七七 | (十四)五・六 |
| 外國債累積額 (百萬元) | 一,四〇四 | 一,四〇〇 | 一,四〇〇 | 一,四〇〇 | 一,四〇〇 | 一,四〇〇 | 一,四〇〇 | 一,四〇〇 | 一,四〇〇 | 一,四〇〇 | 一,四〇〇 | (一)・五 |

| 公司債及地方債外債累積額(日元) | 銀行信託業股票市價指數數 | 交易所股票市價指數數 |
|------------------|--------------|------------|
| 八百萬 | (一九三七年六月) 九 | (全上) 一四 |
| 五〇九 | 九 | 一五 |
| 五〇七 | 八 | 一〇一 |
| 五〇七 | 七 | 一八九 |
| 五〇六 | 七 | 九 |
| 五〇五 | 九 | 八三 |
| 五〇四 | 九 | 八四 |
| 四九四 | 七 | 九〇 |
| 四九二 | 七 | 八 |
| 五二四 | 九 | 三 |
| (一) 四・三 | (十) 三・二 | 三 |
| | | 一 |

細檢右表，我們立刻可以發現全國銀行存款與貸款的矛盾現象，即存款額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末止共計達一百八十億一千四百萬日圓，比一九三七年同期的一百四十九億八千八百萬日圓增加了二〇・二％的三十億二千六百萬日圓；但是在這同時，貸款額僅一百十六億六千三百萬日圓，比一九三七年同期的一百〇六億六千九百萬日圓僅增加九・三％的九億九千四百萬日圓。這是因輸出事業萎縮而招來了百業的蕭條，於是資金集中於銀行。儘管活期放款利率一再低落，也不能使貸款增加，這只要看一九三八年十月比去年低落了一〇・〇％的事實即可知道。

本來，銀行界在貸款減少時，倘公債得以推銷，那還可以聊補營業上的損失；然因新公債不斷的發行，百業蕭條之際，所以這條路也走不通。例如全國普通銀行國債所持額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已達三十六億五千五百萬日圓，比去年同期的二十四億九千萬日圓激增了四六・八％，全國特別銀行國債所持額在同期也由三億三千一百萬日圓增至六億六千萬日圓，即激增九九・四％，而全國儲蓄銀行國債所持額也由十一億二千二百萬日圓增至十三億六千萬日圓，即增加二一・二％。因為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都是在戰時，所以這種比較是具有真實性的。

在戰爭結果遙遙無期的今日，日本國債的增發是毫無疑問的，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止，日本國債累

積額已達一百四十二億三千四百萬日圓，比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九十七億七千七百萬日圓激增了四五·六%。而一九三八——三九年度預算中的公債約有九十億圓，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九月止新公債共計發行了二十億〇一千七百萬日圓，自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止尚有約七十億日圓的新公債發行。但觀銀行中國債所持額的增大，是否能夠順利的消化還是一個嚴重的疑問。而一九三九——四〇年度日本歲入預算的基礎還是公債，那麼日本金融機構將被公債巨量的增發而破壞是必然的。因為吸收公債的，全賴產業界的繁榮，至少是常態在恐慌威脅下的產業界是不會吸收公債的，自然銀行界不過是公債的買賣者，叫他們祇有購入不能售出的經營，會使他們患金融不消化症的。更何況在貸款對存款矛盾的狀態下，銀行界無異成了一種資金與公債的倉庫，根本失去了其金融的意義。處在這種情形下的銀行及信託業，他們的股票市價自然有低無昇了。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銀行信託業股票市價指數為一〇〇，而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低落至九五，即低落了五%。經營證券事業的交易所股票市價指數，自一九三八年四月後大跌特跌，由一八九低落至十月的九三。

三 資金枯竭的危機

近代戰爭國際援助也成爲了戰爭之一部，即所謂外交戰。德國在歐戰時，假如把美國拉到，那麼德國一定不會失敗，至少把戰爭的時期還要拉長。同樣，假如協約國方面得不到美國的援助，那麼也未必會獲得勝利，就是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戰，如果日本沒有英、美、德等國際的援助，失敗的可能一定比勝利的可能大。而國際的援助主要的莫如信用的援助，例如日俄戰爭時日本在英、美等募得外債七億日圓，於是得以無條件的輸入大批軍火。然而目前的中日戰爭，日本的國際環境根本變化，雖然獲得德、

意的與國，但是、德意根本沒有輸出信用的能力，所以日本至今還沒有借到一文外債；匪但借不到外債，而且還要把舊有的外債償還；匪但國家的外債借不到，而且地方的外債和公司的外債也借不到。這只要看國家的外債累積額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已剩了十二億九千萬日元，比一九三七年同期的十三億〇九百萬日圓減少了一・五%，公司的外債與地方的外債之累積額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已剩了四億九千二百萬日圓，比一九三七年同期的五億一千四百萬元減少了四・三%。

日本得不到國際信用的援助，軍需資源與軍需品却不能不向海外購買，而戰時貿易因國內原料的不足出現了巨量的入超，於是不能專賴金銀正貨的輸出以填補入超。

然而日本的黃金與白銀生產有限，尤其是白銀，對填補入超率非常之小。茲先將日本的金銀生產數字列表如後：

日本金銀生產表

| | 黃金生產量 | | 白銀生產量 | |
|-------|---------|---------|--------|--|
| | (單位千美元) | | (單位千克) | |
| 一九三一年 | 八、一〇九 | 一七三、七六五 | | |
| 一九三二年 | 八、一九八 | 一六三、六二五 | | |
| 一九三三年 | 一五、一八三 | 一八五、六一〇 | | |
| 一九三四年 | 一六、三五四 | 一一七、二五四 | | |
| 一九三五年 | 二〇、〇四三 | 二五六、〇〇〇 | | |
| 一九三六年 | 二三、六八四 | 二九八、六〇〇 | | |

金 融 的 危 機

一九三七年
(十一個月計)

| | | | |
|--|-----|--------|--------|
| | 十一月 | ×二、〇八五 | 二二、九〇四 |
| | 十月 | ×二、〇五〇 | 二一、〇六五 |
| | 九月 | ×二、〇八五 | 二一、〇七七 |
| | 八月 | ×二、一二〇 | 二一、一五六 |
| | 七月 | 一、九四五 | 二一、一〇六 |
| | 六月 | 二、〇九三 | 二一、一二二 |
| | 五月 | 二、〇九三 | 二一、一二二 |
| | 四月 | 二、〇九三 | 二一、一二二 |
| | 三月 | 二、〇九三 | 二一、一二二 |
| | 二月 | 二、〇九三 | 二一、一二二 |
| | 一月 | 二、〇九三 | 二一、一二二 |

金生產根據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銀生產根據 STATISTICAL YEAR-BOOK, LEAGUE OF NATIONS

根據上表所示，我們可以推測日本一九三八年銀生產額約等於二千五百萬美元，換算日金約為七千五百萬日圓。一九三八年銀生產量相當於三十二萬担，每担等於二・二〇四六磅，每磅等於十六盎司，紐約銀市場每盎司值美金四角五分，由此可以計算日本一九三八年銀生產估計量為一千一百二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二盎司，值美金五百〇七萬九千四百美元，換算日金約為一千五百二十四萬日圓。由此可知

日本金銀正貨的全生產力亦僅九千〇二十四萬日圓。

但是日本的純國際貿易輸入，自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九月，累計額為十五億六千三百五十五萬日圓，而輸出累計額僅為十億六千四百七十九萬日圓，於是出現入超四億九千八百七十六萬日圓。由此可以預測一九三八年全年純國際貿易入超額將達六億六千四百九十萬日圓。假定一九三八年所產的金銀全部輸出，則尚有五億七千四百六十六萬日圓的入超額未能補填，再加算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輸出的金準備的黃金一億一千六百萬日圓（名義上為三億日圓），則尚有四億五千八百六十六萬日圓的入超額。而日本銀行實際金準備額，自七月後僅存一億九千四百萬日圓，所以縱令將日本銀行的金準備用黃金全部輸出，結果還有二億六千四百六十六萬日圓的戰時貿易差額不能平衡，除非獲得國際信用的援助和民間金銀的全部動員，決不能渡過一九三八年的難關。

事實是非常地顯明，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負有資產階級與軍部聯繫使命的近衛內閣，終於因總動員法案的執行問題而告瓦解了。原來戰時金融已失去了調整國民經濟和維持戰時經濟的能力，再來國際對日信用的不能援助，通貨膨脹與貿易入超矛盾的循環，成爲了整個戰時經濟體制崩潰的信號。在這種危急的趨勢之下，自然要否定資產階級的產業權，以總動員爲手段，來吸取全國的資源，以移於軍需，避免入超的繼續增大。這誠如平沼內閣開頭第一句所說的「要集中全國資源」。

然而，日本本國的資源假如戰時可以自給的話，老早就沒有大量的入超。所以縱令由近衛內閣變到平沼內閣，戰時資源的對海外依存關係是一樣難以消除的，在金準備事實上已經耗盡的今日，結果不外是因無準備招來惡性通貨膨脹而促成國民經濟整個的崩潰，和由於資源不足而招來戰時經濟全盤的瓦解而已！這一個悲劇將於不久就變降臨於侵略主義的日本！（張白衣：財政評論第一卷第三期）

本社出版新書

• 國際新知叢書 •

| | |
|--------------|-----|
| 第二次歐戰透視 | .25 |
| 第二次歐戰人物誌 | .20 |
| 抗戰期間美國遠東外交文獻 | .25 |
| 美日爭霸太平洋 | .30 |
| 歐戰與遠東 | .30 |
| 英日關係論 | .30 |
| 法德兩大防線 | .25 |
| 美日關係論 | .45 |

• 國民知識叢書第一輯 •

| | |
|-----------------|-----|
| 中日貨幣戰 (三版) | .35 |
| 飛躍中的西南建設 (二版) | .40 |
| 蘇聯新建設 (二版) | .30 |
| 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 (二版) | .25 |
| 革命之路 (二版) | .55 |
| 中國土地政策 (二版) | .50 |
| 經濟遊擊戰 (二版) | .35 |
| 外人心目中的中日戰局 (二版) | .30 |
| 戰地哀鴻錄 (二版) | .45 |
| 國際政局的動向 | .38 |

• 國民知識叢書第二輯 •

| | |
|--------|-----|
| 新軍與新戰路 | .30 |
| 前線近影 | .20 |
| 民族政黨論 | .2 |

| | |
|----------|-----|
| 戰時物價統制問題 | .30 |
| 憲政文獻 | .45 |
| 河山痛憶 | .30 |
| 新縣制 | .65 |
| 貧血的日本 | .55 |

★ ★ ★ ★

| | |
|-------------|-----|
| 大同新釋 (五版) | .25 |
| 國民普及本 三民主義 | .80 |
| 革命紀念日史略 | .45 |
| 總理關於三民主義之演講 | .45 |
| 憲政與憲法 | .70 |
| 地方自治概要 | .30 |
| 日本間諜與漢奸 | .35 |
| 列強外交政策 | .25 |

★ ★ ★ ★

• 獨立出版社 聯合版 •

| | |
|------------------|-----|
| 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 (三版) | .20 |
| 國民精神總動員正解 (四版) | .40 |
| 各國青年團的組織與訓練 (五版) | .30 |
| 科學運動與反讀書思潮 (三版) | .20 |
| 抗戰中之經濟建設 | .20 |
| 抗戰中的蒙古 | .20 |
| 殲寇新戰術 | .35 |
| 戰時糧食問題 | .35 |
| 戰區政治工作 | .30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522B

0963

| | |
|----|------|
| 冊數 | 1 |
| 售價 | 0.40 |